

時評

准中
認華
爲郵
新政
聞掛
紙號
類特



專號 檢討 報告 調查 國聯

(刊合期四三)

寫在前邊	張潛華
吾人對於報告書應有之批評	張西卿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評	如波
報告書中的國際諸條約之效力何在？	醒吾
報告書中的兩個不解題目	周唏
屈就既成事態 (Fait accompli) 的	
黎頓報告書	鄭井方
一束報告書下的各國態度	孫泗湘
報告書發表後日本的狂吠	張寄野
介紹並略評國內對報告書底幾個	
重要批判	紹君
我們今後應有的外交政策	支道三
報告書公佈後中國民族嚙取之態度	岳喬
報告書影響下之國聯前途與中國遠景	致遠

本刊啓事一

本刊籌備伊始諸多簡陋同人等勉效微力唯恐不逮讀者諸公尙希見教是荷

本刊啓事二

本刊與創伊始稿件缺如讀者諸公如承惠稿尤所歡迎

本刊啓事三

一一八事變轉眼間就是第一周年紀念了！這一個事變因爲張學銘先生敢於決心抵抗，因而才開始了後來十九路軍的對日作戰。所以在中國民族解放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本社同人，有鑑於此，擬出專號，以資警惕。尙請海內賢達加以指示與援助，無任歡迎！

本刊啓事四

現在，籠罩着中國民族悲慘的陰森的命運的是有兩大惡勢力：一個是國際帝國主義者無情的剝削與掠奪；另外一個便是國內漢奸的作祟了！固然，我們應該時時刻刻作反帝的爭鬥以實踐我們救國的使命；但對於國內漢奸的鏟鋤，我們也不能輕輕放過；所以我們打算最近出一個『漢奸專號』，包括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漢奸，把他們的像片，賣國的事實，赤裸裸地寫出來，好作我們鏟鋤惡魔的準繩。我們希望國內愛國志士，能夠給我們以充分地援助，各人就所知道的事實，不管他是士是農是工是商，祇要他是一個漢奸，都把他一網打盡，搜羅在這個專號裏。同時，我們準備多多的給援助我們者以物質上的報酬，以表示我們無限的謝忱與敬意。

寫在前邊

張潛華

「國際聯盟，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的東西，祇能作協約國的工具」，蕭伯納這一句話，在舉世所注目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公表之後，更得到一種強有力的論據了！

本來，這一次滿洲事件的形成，是交織着種種經濟上的政治上的複雜和矛盾的經緯：一，次殖民地的中國在帝國主義強度壓榨之下，民族意識已逐漸覺醒且隨着壓榨的強度而與之進展。二，第三期的資本主義的恐慌，波及到了日本農村經濟的總破產和失業羣衆的增加與問題的嚴重。三，大戰後，國際經濟發展之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產生之爭奪殖民地戰爭之緊張與尖銳。四，蘇俄五年計劃的完成和美帝國主義的金元勢力支配到了遠東，使日本感到極大的恐慌與威脅。就這樣內外夾攻地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中國政府始終地運用外交的方式來解決這近代極嚴重極龐大的問題，把這一整年的時光完全消耗在請求或提議國聯活動中。到現在，國人所企望切盼的國聯調查報告書，果於十月二日同時在世界各地發表了！

然而這一紙報告書，果能解決今日的滿洲問題乎？果能滿足我們民衆的要求乎？這實在是一個疑問！

我們知道，國際聯盟是依據歐戰後凡爾賽和平條約所產生之國際組織，牠的目的在維持「和平」；然而所謂「和平」，祇不過是戰勝的協約國間的一種「均衡」而已。因此，則這一次的報告書，實是現在國際間的矛盾衝突的一個縮圖，其反面的意義，便是將滿洲日人獨佔之局面轉變為英美法日共同宰割之形勢。所謂人道正義，都不過是欺騙弱小民族的一種假面具罷了！

惟其如此，我們更應該澈底的認識報告書構成的各方面的因素，好作我們應付滿洲事件的準繩。

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發行這個「國聯調查報告檢討專號」之本意了！

吾人對於報告書應有之批評

張西卿

在資本主義走到了最後階段的今日，國際帝國主義間的衝突和矛盾，是顯示着更尖銳更緊張的趨勢；所以反映在國際政治上的也是種種複雜和綜錯的情形。它們——國際帝國主義者，爲着挽救其自身將要陷於崩潰和沒落的命運，祇有向着殖民地作劇烈的掠奪和進攻；因爲殖民地的國家有豐富的原料，價廉的勞力，廣大的消費……在在適合於延緩資本主義命運的條件，所以在客觀上中國便成爲資本主義最好的呼吸器了。

自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攻入中國以後，中國便羅織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裏，成了資本主義侵蝕下的主要部分，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滿洲更建立了堅固與龐大的基礎。就在這種不可分離的有機的侵蝕中，孕育了九一八事變的強固的細胞，而此種侵略性的細胞之長成，便是中國民衆被屠殺最激烈的一頁，而「九一八」事變便在這種意義之下產生了。

在此不幸的事件當中，不僅表現出帝國主義間內在的矛盾與其相互間的衝突，同時也暴露了國聯的脆弱無力，而

這一次的報告書更不啻國聯自己的喪鐘。誰都明白，這數十萬言的報告書，除開其諱辯式的外交辭令及盡其延緩帝國主義火拼的危機以作將來重新分割世界市場的戰爭的準備且使東省不爲日本獨吞而置於國際共管之下以鞏固其自身的利益外，在其內容上我們能得到什麼？

我們看——

關於調查報告部分，在第一章中說：中國「政治上的波瀾，內戰，社會及經濟上的不安，以及其相緣而生的中央政府之脆弱」均足使彼與中國發生接觸之各國蒙受不利之影響，而於其改善以前，又必將繼續威脅世界之和平，以構成世界經濟不景氣之一原因。」「因爲有國民黨的勢力，遂更引入一種極力反對外國勢力之不規則的色彩」並「因排外宣傳之熱烈，遂頓使進步遲滯，其中如經濟抵制，及將排外宣傳導入學校兩事進行太猛，遂以造成本案發生時之特殊空氣。」

這樣輕描淡寫地「把造成本案發生時之特殊空氣」加在中國身上，並進一

步地申述「若無日本之活動，滿洲不能引誘並吸收如此鉅額人民而繁榮滿洲」（第二章）以暗示日人侵略滿洲是它應有的一種權利。

而第七章的結論更加重其語調說：「華人之經濟絕交，既屬普遍，且有組織」其「重要支配之機關厥爲國民黨。至關於經濟絕交之方法，調查團證明非法舉動常所不免。所以中國政府因未曾充分制止此種舉動，且對於經濟絕交運動，並曾予以直接援助之故，應負責任」。

這一些話不過證明是調查團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直覺地從表面上批判，而抹殺了這一個事件是經濟侵略逼出來的重實的事實。不錯，近年來中國政治不安，經濟紊亂，的確是一種事實；但此種事實正是由於帝國主義侵略下所造成的。一種結果，但他們却偏偏不注意這內在的因素，而一味嫁禍於我國，足徵其用意安在？

其實，我們也用不着苛責國聯，因爲國聯本身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分贓的大集團，它的口號雖然是維持世界和平，

而實際上實是宰割世界弱小民族的屠場。固然，在不違反其本身的權益時，也可以替弱小民族說幾句漂亮話；但在一般的情況中，想叫它主持正義，維繫人道，那便等於痴人說夢般的蠢笨。

我們再看關於建議的部分：

第九章謂：「此案既非此國對於彼國不先利用國際聯合會盟約所定和平處理之機會而遽行宣傳之事件；亦非此一鄰國侵犯彼一隣國邊界之簡單案件」，以輕輕地將暴日的罪惡洗刷無餘，以為將來平分春色的張本。試觀其具體的解決條件，最重要者為：（四）承認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及利益；（七）中國承認滿洲之自治；（八）滿洲秩序應以有效的地方憲警維持之，而中國軍隊則掃數撤退。這不但藐視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而且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完整。

在第十章中，提議「中國政府宣言，依照顧問會議所提辦法組織一種特殊制度治理東三省」，以所擬各種條約解

決所爭各項事件之原則，對於所有曾經參加東省最近政治運動之人員，准予特赦。滿洲自治政府之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民應佔一重要之比例」。又主張「1. 東省經濟上之開發日人得自由參加。2. 日本在熱河省現在享有之權利，予以維持。3. 日人居住及租地之權，推及於東省全境。」建議在中日商約中，「應載入中國政府承認在其權利之內，採取一切辦法，禁止並遏抑有組織之抵制日貨運動」。

既承認中國「領土的完整」，「滿洲為中國領土一部份」，為什麼又主張滿洲自治設顧問會議來組成一種特殊制度？這是不是破壞中國領土之完整？這不是違背國聯的盟約？調查團竟如此一手掩蓋天下耳目，使中國受虛榮的空名，日本得其實惠，國際帝國主義者分其杯羹，什麼「人道」，「正義」，不過都是欺騙弱小民族的口頭禪而已！

所以我們不要再對國聯存什麼希望

和幻想，這一紙的報告書在日人強悍的撕破之下，國聯之虛偽的尊嚴和地位，早已破壞無餘，不久便會自動的宣告國聯命運的「壽終正寢」了。

一個民族，是能够卓然獨立於今日的世界，完全要看牠的組成份子是否能够各個覺悟而完成其個人對國家的職責？所以我們國民應該自己鞭策自己，祇有運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祇有把自己的人格觀念決定，然後才可以救中國。如果這樣，不管我們效法蘇俄忍辱簽訂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條約與德軍獨媾和也好，效法巴拉圭舉全國之老弱以戰波利維亞也好，都可以使中國民族漸漸地走上復興之路。

所以要澈底的救中國：不但要大家團結起來，羣策羣力，共赴國難；同時更要建立我們健全的人格，然後才能表現出來中華民族之大無畏的精神。然後才能在遠東創造一個新國家。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評

一、小引

「九一八」事變，已經一年多了。

日本以暴力強佔東三省，並擾亂天津上海以及全國各大城市，更進而指使漢奸

成立所謂「滿洲國」的新政府，成為變相的日本屬國。我政府始終在所謂「一

如波

面抵抗，一面交涉」中，坐使事態日益擴大，無法收拾。於是信賴國聯倒成了唯一的外交政策。

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公開的分贓機關，盡人皆知。日內瓦的中國代表雖然屢次將中日糾紛日益擴大的事實報告國聯，並要求合法處置。但是國聯總是因循苟且，延擱不決，客觀上無異默認日本之侵略行為。直至去年十二月十日國聯行政院始議決派遣調查團，「審查中日間之爭議」，並「考慮中日爭議之可能的解決辦法」以後，我政府之唯一的希望又集中於調查團。

調查團及半載的國聯調查團，最近已將其報告書發表了。這個舉世屬目的報告書之內容，究竟怎樣呢？我們實在有檢討的必要。

二、九一八事件發生之遠因及滿洲

之特殊情況

報告書中之第一章說：中國是一個「正在演進」的「過渡國家」，因而「具有此不能避免之政治的社會的智識的及道德的種種紊亂情形」，又因「國民黨之勢力，遂更引入一種極力反對外國勢力之不規則的色彩……如經濟抵制

及將排外宣傳導入學校」，這些原因或為「和平的危險」，「繼續危害世界的和平」，尤其中國內部之「共黨戰爭」，使形勢更加「嚴重」，「造成本案發生時之特殊空氣。」

中國內部之不安，社會的政治的情形之紊亂，為不可諱言之事實。可是這一事實的本身，並不是中國內部所生，完全由於帝國主義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侵略之所致。中國的反帝運動，彌漫全國完全由於抗抵帝國主義之侵略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報告書中將中國之紊亂情形與反帝運動認為是「九一八」事變的遠因，簡直是倒因為果，袒護日本帝國主義的說法。

報告書的第二章認滿洲有其特殊情況，這一特殊情況構成九一八之日本軍事行動。

「……河北山東兩省之貧民，移植於東三省者以數百萬計，日本則將其工業品及資本輸入滿洲，以換取食糧及原料，若無日本之活動，滿洲不能引誘並吸收如此鉅額人民……中國對於發展滿洲，甚少努力……」

東三省地大物博，中國政府歷年來

因為內憂外患，不能充分發展，固然是事實。可是不能說中國對於滿洲之發展甚少努力，而日本對滿洲之經濟活動較為明顯，就認為日本的侵略行為是正當的。如果這樣說，不僅與日本的所謂「滿蒙特殊權益」一鼻孔出氣，而且在更進一步的在說明各帝國主義在中國都有特殊權益的存在。譬如說西藏與英國有特殊關係，廣西與法國有特殊關係，長江流域與英美有特殊關係……那末上列許多地帶都有一種特殊情況，而各個帝國主義者都可乘機武力佔領了。調查團之報告書完全代表帝國主義的利益，企圖瓜分中國是很顯然的了。

第二章末段又謂近來蘇俄勢力之南侵與中國共黨關係密切，所以佔據滿洲，隔絕中國共黨與蘇俄之關係是必要的。

關於中國防禦赤化是另一問題，中國政府自有他的方法，用不着帝國主義者越俎代庖，這是很明白的。調查團企圖以此而迎合中國政府防赤心理，藉之掩蔽日本的侵略亦可見其用心之苦了。

三、「九一八」事變之前前後後及其責任問題

報告書之第三章敘述中日兩國衝突之必然性原因於「近二十五年來滿洲與其餘中國部分關係益密，而同時日本在滿洲之利益亦逐漸增加……」在滿洲境內，中日間政治，經濟，法律關係之非常性質……世界各國無可比擬，一個國家在隣國領土內，竟能享受範圍如此廣大之經濟及行政權利，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在至一九三一年「中日兩國間關係，益呈緊張，萬寶山案，朝鮮暴動排斥華僑案，中村大尉被殺問題等……」由此，中日之衝突，非偶然也。」

「滿洲之為中國之一部，本無待証明」，誠如報告書中所言。滿洲既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而日本特別地享有龐大的特殊權益，並非出於中國之所願，完全由於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萬寶山案，朝鮮暴動排斥華案……等更証明日本侵略之加緊，企圖佔據東省之決心。而報告書竟謂此種衝突，非偶然的，全部責任不僅不推之於日本，直視滿洲為與中國無關之部分，「九一八」事變非日本之侵略行為，好似中國與日本利益衝突之所致。報告書之袒護日本，更顯然矣。

第四章中述及「九一八」事件之發

生時，只輕描淡寫的說：「中日雙方軍隊感情之緊張，無待疑義。」

「……可知日方係抱有一種精密預備之計畫。」

「是晚日方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之辦法。」

責任問題為解決糾紛之唯一關鍵。報告書中雖然指出日本事先曾有精密的計劃與日本之軍事行動不能認為合法的自衛行動，然而關於日本應負軍事侵略之責任，毫未提及。

第五章談及上海戰爭時，只認為是一種「地方事件」，「不必作特別之審查。」誰都知道上海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預定的計劃，中國在政府接受了日本一切苛刻條件而日本自身也認為「滿意」時突然攻擊滿洲軍隊，這顯然是日本繼續擴大其東三省之侵略行動而入於中國長江流域。報告書中竟將此嚴重事件陰蔽，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次關於滿洲之成立，該報告書中第六章中雖謂「……該「政府」其各部名義上之領袖雖系住居滿洲之中國人，但其重要之政治行政權，則仍操諸日本

官吏及日人顧問之手。該「政府」之政治的及行政的組織……不僅予此項官吏及顧問以供獻技術上意見之權，抑且予以實行管理及指揮行政之機會……」

「現在之政權，不能認為由真正及自願之獨立運動所產生。」然而並沒有公開的指出滿洲政府完全是日本憑藉武力所造成。既然說滿洲政府不是真正的自願的獨立運動，又不指明滿洲政府是日人造成的，報告書這樣的含糊而矛盾！

其次關於抵制日貨及經濟絕交問題

抵制日貨及經濟絕交是九一八事變後，普遍全國的口號。這一運動的發生，完全是中國民衆，受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刺激，假如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經濟絕交及抵制日貨運動，決不能憑空發生。中國政府唯恐「事件擴大，」曾經接受日本的要求，封閉反日會，禁止游行示威，不准檢查日貨……並布告全國「力持鎮靜。」然而報告書中還說：

「經濟絕交……重要之支配機關，厥為國民黨，……中國未曾充分制止此種舉動，且對於經濟絕交運動，並予以

某種直接援助之故……」

帝國主義的調查團更欲藉此而鼓動中國政府更進一步的壓迫反日抵貨運動，其用心之毒辣可知矣。

四、解決中日糾紛之原則及條件

報告書的第九章中提出解決中日糾紛的原則及條件來，關於原則方面的如下：

第一「恢復舊狀」：

恢復舊狀，報告書中認為絕不可能，而且是「徒使糾紛重見。」自然，據調查團看來九一八事變，是有「歷史性」的，尤其滿洲的繁榮滋長，與日本有莫大的關係，即直接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權益。如果恢復舊狀，對於日本是無利的。

第二「維持滿洲國」：

繼續維持滿洲國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其原因為：

a. 「違反中國利益，」恐使「中國常存敵意，……引起繼續抵制日貨之運動。」

b. 因為「國際的利益，」直言之，「倘國聯公約及非戰公約，在某地失其信仰，即在世界任何處所皆減少其價值

及功能。」「各種分解中國之行爲，必致立即引起國際間之紛爭。」

c. 蘇聯之利益 報告書中認為「蘇聯在滿洲之舉動及「中東路，暨中國國境外北部及東北部領土之重要利益，均不容忽視。」

關於第一個原則：代表帝國主義的調查團當然不願恢復原狀，因為恢復原狀，縱使仍然在舊的統治之下，總是對帝國主義不利的。

關於第二個原則：調查團認為不可能的，並不是因為怕「違反中國的利益，」而是怕「中國常存敵意，……引起繼續抵制日貨運動。」尤其怕此種反日帝國主義運動發展成爲反一切帝國主義的運動，更進而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此其一。「維持滿洲國」不可能的第二個原因是「國際的利益，這正是說明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與衝突，假使滿洲國繼續存在，帝國主義在華之均衡勢力破壞，於是有另覓途徑之必要。第三個原因是「蘇聯的利益」；帝國主義共同進攻蘇聯，已爲週知之事。與其謂願及蘇聯利益，無寧謂謀共反蘇聯，可惜正當各帝國主義恐慌蔓延之時，不得不借

口於此，而防「和平之決裂」。

原則上既然決定了第一不能恢復原狀，第二不能維持滿洲國。於是關於解決中日糾紛之條件便決定：

(一)「適合中日雙方之利益」

(二)「考慮蘇聯利益」

(三)「承認日本在滿洲之利益」

(四)「遵守現行多方面之條約」

(五)「樹立中日內之條約關係」

(六)「解決將來之有效辦法」爲

(七)「滿洲自治」

(八)「內部須有秩序並須安全以禦外侮」

(九)「接勵中日間經濟協調之成立」

(十)「以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建設」

我們把這十個條件總結起來觀察，不謹沒有絲毫中國的利益，而且更加保證了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統治權。不僅要「適合」日本的利益與「考慮蘇聯的利益」，而且更要明白在法律上承認日本的利益，（即包括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如二十一條等），不僅承認日本的利益，而且「遵守現行多方面

「條約」，採取「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俾得均霑中國的利益。更進一步與日本樹立新條約，於承認其利益之外，再加一層必要之保障。而其「有效辦法」則為：使滿洲脫離中國領土，而成為「自治」，可是這「自治」國雖然表面上還屬於中國，其實「軍隊」要「掃數撤退」。再進而訂立「中日通商條約」，使日本勢力更加普遍於全中國。最後，再由「國際合作促進中國建設」，當然中國這塊肥肉讓日本單獨吞去，其他帝國主義是不甘心的，於是借「合作」之美名，以便實行「共管」與「瓜分」。

五、報告書之具體的建議

最後報告書對國際聯盟之具體的建議為：

- A. 中日合組顧問會議，由中國設一特殊制度管理東三省許其自治；
- B. 將所有參與「滿洲國」之政治人員，予以特赦；
- C. 現有之日本官吏完全保留；
- D. 中國發表宣言，承認東三省之自治，劃定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權限；
- E. 以外國教官訓練憲兵，以為維持

地方之武力，行政機關聘用外國顧問；並儘先僱用日本人，以後東三省即成為無軍備之區域，任何國家侵犯，即認為侵略行為；

F. 中日條約應規定：日本自由參加東三省經濟上之開發，維持及熱河之領事裁判權；

G. 東三省鐵路設委員會由中日共同管理，中日之一切糾紛設立一和解委員會，由外國人仲裁之，中國與日本在經濟立場上，應盡力接近，以謀中日雙方之權利。

報告書中以為此種建議是解決中日糾紛的唯一途徑，並謂「既與中國主權不相違反，仍可採取實際有效之辦法，以應滿洲今日之局勢。」我們試看這些建議，是不是有損中國主權呢？

滿洲自治，如係出於當地人民之真正的自然的運動，吾人並不反對；不幸而此種建議，竟為日本武力侵佔後之結果。滿洲在實際上為中國之領土，報告書已屢次聲明承認之矣，滿洲居民因習慣與歷史之關係，自無與中國分立之必要。而報告書竟建議滿洲脫離中國而自治，表面上雖稱自治，其實與獨立毫無

二致。更何況此種自治有無數之附帶條件：如顧問會議；保留日本官吏，撤退中國軍隊，……等，將更使此種在日本統治之滿洲，愈益組織化而已。

其次中日條約之規定，不僅確保了東三省的特權而且更進一步的擴張到熱河以及內蒙「中國鐵路管理送給日本，名之為「中日共同管理」。

這一切的權益，帝國主義者底代表者國聯調查團當然不完全是為日本帝國主義打算的，其他帝國主義企圖趁火打劫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自然，一切的權益都可引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成例以便利利益均沾。

六、結尾

調查團報告書發表之後，我國多數報紙都說是「廢紙」，其實此種「廢紙」，正明白的表示了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報告書不僅對於「九一八」事變毫無解決之方法，而且更進而擬義：

- (一) 使滿洲變相的脫離中國本土而獨立，確保日本帝國主義之統治；
- (二) 擴張日本之勢力於內蒙一帶

- (三) 中日重訂新約，使日本人更有一層強固之保障；
- (四) 暗示中國政府撲滅反帝反日運動，消除民族解放運動；
- (五) 各國帝國主義者，皆得援「

報告書中的國際諸條約之效力何在？

在整個的帝國主義者之營壘當中，撕碎了國際一切條約的情形之下，報告書跳出了國際諸條約的範圍，開始了瓜分中國之計劃，首先計劃國際共管東三省。很早以前——在國際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未來世界以前——我們已經看清楚了一切條約也不過是些弱肉強食的盾牌，只能利於帝國主義者，而不能分寸利於弱小民族。這是因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切條約之訂立，都是在金元帝國主義者的指揮之下成立的，威爾遜總統希望在萬國和平會議上把美國統治世界的理想實現出來，結果，差不多把威爾遜總統氣死過去，在歐洲的國度中雖未發生出巨大之波浪，而在一般的小國家內，却起了無數的紛爭，而國際聯盟依然是沒有方法制裁——如法西聯軍和摩叙兩民族戰，土耳其與希臘戰，南美

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各自取得其「特殊權益」此為國際共管瓜分中國之先聲。

鐵的事實明顯的在那兒擺着。

我們的統治當局，有的在裝聾作啞

與中美之戰等——在歐洲國聯之能力，業已宣佈了死刑，因而，又訂立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這都是美國想要統治之方法的代名詞，其結果呢，也沒有發生什麼效力，空費心血一場！

當中日事件未發生之後，我們始終是依靠在國聯這位大哥身上，希望牠做我們的後台老板，荏苒到了一年盡頭，完全把我們的希望斷絕，我們這才明白國聯中之決議案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我們依在牠的身上，當然不會有結果的。從中日事件發生到今日，國聯並未根據國際盟約而加以制裁日本之暴行，於今報告書十八萬言問世了，在這束報告書中抹殺了一切條約之規定，究竟牠的效力在那裏，我們也找不出來。

在這些條約之中規定了些什麼呢？依國聯盟約第十條規定：「凡聯盟會員

不作一聲；有的說「大體公正」！嗚呼！

依賴國聯失望了！絕望了！

究竟應當走那條路呢？

October 10, 1932

醒 吾

擔任尊重並保持本聯盟全體會員國之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獨立，以防禦外國之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此種侵犯之任何威脅的，理事會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凡任何戰爭或戰爭之威脅，不論與本聯盟任何會員國聯有無直接影響，茲特宣言，此乃係有關聯盟全體。聯盟應採適當辦法，此保持各國間之和平。如此等意外之事件發生。秘書長應依本聯盟任何會員之請求，立即召集理事會。」又依非戰公約第一條規定：「締約國鄭重宣言，為解決國際糾紛，而訴諸戰爭，實為違法，且應拋棄做為國家政策的手段之戰爭。」第二條規定：「締約國相互間所起的一切紛爭或紛議，不問其性質與原因如何，皆不得在和平手段之外，別求處理或解決。」又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規定

：「聯盟會會員約定，如聯盟會會員間發生足以決裂之爭議，而未照第十三條規定交公斷或法律解決者，應將該案提交行政院。職是之由，各造中任何一造，可將爭議通知秘書長，秘書長即籌備一切，以便詳細調查及研究。」如行政院報告書除相爭之一造或一造以上之代表代該院會員一致贊成，則聯盟會會員約定，彼此不得向違從報告書建議之任何一造，從事戰爭」第十六條規定：「聯合會會員如有不願本約第十二條第三條，所定之規約而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為對於所有聯盟會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為，其他各會員担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禁止其境內居民與破壞盟約國境內居民與其他任何一國為聯合會會員或非聯合會會員境內之居民一切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往來。」我們看看國聯盟約和非戰公約之規定，此次報告書中絕不應有違反以上規定之建議，而事實相反。在報告書中之建議原則下，有「滿洲問題之解決，其方案應合乎國聯盟約，巴黎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條文之所規定必須承認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并顧及第，

然亦三方面(蘇俄)之利益」該報告書中，既已承認滿洲問題之解決，其方案應合乎國聯盟約，巴黎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條文之所規定，然而又建議滿洲自治政府之成立，說此政府必須含有大部分自治性質，才能適合當地之環境及特性。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水深火熱進佔東北之時，國聯理事會應根據盟約第十五條，十六兩條之規定，而國聯理事會對日本僅規定了撤兵之日期，在事實上，日本之兵非但未去一卒，而且更形增加起來。近忽又在報告書中規定監督日本撤兵權限，這豈不是哄人之規定嗎？很明白地，報告書中引用了國際諸條約之規定，而後面加上一種說明，使種種規定都成了具文，加上一種詳細的說明，就等于是否認自己規定之條文一樣。在那可憐的九國公約中，第一條(一)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二)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三)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四)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

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

看起來九國公約對於中國利益及權利規定的有多好，可是，在簽字的九國眼光中，不過只是哄騙中國人民而已，不然的話，在報告書中既承認保持中國領土之完整，却又說中國不駐兵於滿洲，設立憲兵團，以維持秩序，這分明是共管東北，說什麼領土完整，依據什麼九國公約呢？頃據西南當局對於報告書之態度，有云：「國聯盟約之內容若何，已如上文之所引述，至巴黎非戰公約之精神，厥為確保世界之和平；九國公約之要義，惟在維護我領土主權之完整。我人是問日本在東北之暴行，及其在上海平津各地所引起之不斷的騷擾，果已符合於巴黎非戰公約之精神否？我人再問日本侵襲我東北，並造成傀儡組織，企圖永久割據之行為，果已符合九國公約之要義否？……」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在東北一切行為，完全是和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巴黎非戰公約相反的。在國聯大會中早當決定制裁日本之方法，方成為國際和平之公斷處，事實大相背忤，表面上認

東北爲中國領土之一部，而在事實上，却又否認東北爲中國領土之一部，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從數百年的歷史事實上看來，東北確切是中國領土之一部，東北之主權及政權，應完全歸中國政府所掌握，而國際共管之建議更無分寸之理由，又豈能承認滿洲自治國之建議？因此，我們主張東北之權利及責任，完全應歸之于中國，絕無與日本協商之餘地，更無在國聯理事會辯論之必要，顧及第三方面之利益，更不能談及。

祇有胡適先生對於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表示十二萬分之滿意。他在「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論文中說：「這樣的一個自治省政府，我看不出有什麼可以反對的理由。調查團的五位團員之中，三位（英，德，美）是從聯邦國家

來的，大概他們都假定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總免不了要經過一種聯邦式的統一國家。他們想像中的東三省自治政府也不過是聯省政府之下的一個自治省，其獨立的程度，依上文所規定，遠不如往日的東三省，或今日的廣東四川。……但有些論者因此就說調查團的提議是主張把東三省劃出中國範圍之外，這未免有點冤枉調查團了。調查團的建議，正是要說：這三省是已經被人家用暴力劃出中國範圍之外了，現在也許可以用這個自治的方式使他們重新回到中國範圍之中。」我們把胡先生這段論調看看，便可知胡先生對於調查團報告書是何等的高興而主張接受，他很聰明的投入調查團五位洋大人之心弦中，能猜出來

他們主張滿洲自治政府，是要把已失的領土重新回到中國範圍之中。可惜，國聯調查團永遠沒有存過這種理想，而胡先生竟然替他們表示出來，他真是調查團報告書的好朋友，大概他還想要擁護溥儀去吧！

記得幣原曾以五項原則，欲解決中日糾紛：（一）互相否認侵略政策及行動；（二）尊重中國領土完整；（三）相互澈底禁止妨害通商自由及煽動國際的惡感之組織的運動；（四）保護滿洲各地之日本臣民一切平和的業務；（五）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上權益。如今報告書中解決之辦法，和此五項之解決辦法相較，我們能完全接受這種建議嗎？當然不可能！

報告書中的兩個不解問題

（一）所謂特殊制度

（1.）中國領土與國際共管

報告書中調查團認爲「滿洲之屬中國已爲不可變易之事實」（第二章）「滿洲之爲中國之一部，本無待證明」（第三章）。所以「無論在法律上，或事

實上來的將該省自中國他部割離，日後恐將造成一嚴重難解之問題，」即「各種分解中國之行爲，必致立即引起國際間之競爭，此種國際競爭如與相異的社會」制度間之衝突同時發生則將更形激烈」（第九條）。因此調查團認爲「此問

題之真正及最後解決，必須適合世界和平機關所依據之根本條約。再華府會議各國代表所提出之主張，果仍有效，列強現時所持之主張，與一九二二年時同，即仍以扶助中國建設，維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爲保持和平之必要條件。所

周 啼

以「中日問題的解決必須遵守國際盟約，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條約之規定」(第九章)。

此合法的認識，合法的建議，表面上誠有公理存在。滿洲是中國領土，根據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應當維持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為解決中日糾紛的唯一原則。換言之按照國際的和平條約滿洲土地仍為中國的一部，滿洲的主權應屬於中國所有，此係解決中日糾紛的基本原則。調查團對之固有正確的認識，但是該調查團於報告書中忽又違背此基本原則而建設國際共管了。

調查團提議：「中國政府宣言依照顧問會議所提辦法，組織一種特殊制度，治理東三省。」以此種特殊制度，治理的東三省，該調查團提議：「由外國教練官之協助，組織特別憲兵，為東三省境內之唯一武裝實力。：該項特別隊伍，既為東三省境內唯一武裝實力，故一俟組織完成其他一切武裝實力，即應退出東三省境內，所謂其他一切武裝實力，包括中國方面或日本方面之一切特別警察，或鐵路守備隊。」自治政府行政長官指派相當數額之外國顧問。「行政

長官得就國聯行政院所提名單中指派國籍不同之外籍人員人名，監督(一)警察，(二)稅收機關，該二員在新政體章創及試行期，當掌有廣泛權限。「行政長官，就國際清理銀行董事會提出之名單中，當指派一外國人，為東三省中央銀行之總顧問。」

那末這治理東三省的所謂特殊制度是不是國際共管？東三省的財政的與軍事的主權，完全由國際各國共管。國際共管中國的滿洲，是不是違背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的維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規定？很明顯的，既說滿洲是中國領土，滿洲主權自當屬於中國所有，中國當然可以駐軍滿洲維持滿洲的治安；但是一方又主張組織特別憲兵管理東三省，中國軍隊不許駐滿，如中國駐軍于滿洲，國際各國即認中國有侵略行為；則此特殊制度不是國際共管中國所有的滿洲的特殊制度麼？這種國際共管的特殊制度，治理中國領土的東三省不是違反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麼？

(2) 滿洲自治與日本治滿
這種治理滿洲的特殊制度，不但是

把中國領土變為世界各國所有的領土，或許把中國所有領土之東三省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獨有的一部，這我們看報告書中的建議就可知道。

調查團在報告書第九章中認為「恢復舊狀」就是將東三省恢復為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前的舊狀，是不可能，並也非解決辦法，所以「應于無背于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之範圍內」許滿洲自治。此也就是根據國聯盟約等規定，維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之說。但須以特殊制度治理東三省，而這特殊制度自治的滿洲，須完全根據中日二國政府之代表，暨代表當地人民之代表團二組組成之顧問會議。此項顧問會議，應當保留已改組的省政府，已設立的中央銀行，以及已雇用的外國顧問等等。該團又主張地方最高法院二個外國顧問中日本須有其一。在此我們應注意者，就是顧問會議中，現在的省政府，中央銀行，外國顧問，以及地方最高法院顧問中的日本人支配滿洲的勢力。別的不說，我們單看省政府中日籍官吏，也就可知日本支配滿洲的勢力了。現在把日籍官吏錄之如下。

偽執政府：內務處長寶熙，翊衛軍第一團長憲原，內務官小平總治，諮議中島比多吉，待從武官上藤鉄太郎金卓憲源憲其連組。偽參議府：副議長貴福。民政部次長葆康，總務司長中野健。逸偽警務司長甘粕正彥。偽外交部；次長大橋忠一，總務司長田代重德。偽財政部；次長阪谷希二，稅務司長原田右三。偽交通部：鐵道司長森田成之。偽國務院總務廳長官駒井德藏，祕書處長上野巍，人事處長高野中雄。偽法制局局長松本俠。偽京師警察總監部，總監修長餘。偽京師憲兵司令部；司令德榜額，偽中央銀行：副總裁山成喬方。偽奉天省公署總務司長金井章次。偽奉天鐵路局；事務處長津夢村。偽吉林省公署省：總務廳長原武。偽吉林市政府：會辦修齊。偽吉林省會：公安局局長穀昌。偽吉林警備司令部：司令官吉異。

如此，當然那調查團也說滿洲的「重要之政治行政權，是操諸日本官吏及日人顧問之手」(第六章)。不過調查團主張中國承認滿洲自治，一面又主張以日本統治，支配滿洲的所謂特殊制度

來治理滿洲，那滿洲的重要之政治行政權，不是仍舊操諸日本官吏及日本人顧問之手麼？所以這種特殊制度不是分割中國領土的滿洲而由日本統治支配麼？這不待言是違反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以及九國公約的主張。

但是以這特殊制度自治的滿洲，到底是國際共管呢？抑日本獨佔呢？這倒是一幕快要演唱的滿洲自治戲。然而根據國際的和平公約，這所謂特殊制度，我們是不了解的。

(二) 禁止抵制日貨

(1) 暴日侵略與抵制日貨

九一八事變後，十月十一日日本向中國抗議說：「此次滿洲事件，乃中國之多年排日思想對軍隊挑撥的態度使然……現在上海及其他各地之反日會不僅禁止日本商品之買賣及運輸，……所謂對日經濟絕交……強制執行。」十三日我國政府駁覆說：「日本侵略暴行結果，故中國人民之憤激，僅限於不購買日本貨物，日本提出抗議，此實為世界所驚訝。夫選擇個人所購買物品之自由，乃係個人權利，任何政府均不能加以干涉。蓋自萬寶山案件以來，日本政府以

其多數不友誼行為，釀成對於日本貨物，普通厭棄之心理也。」「中國政府因深信中日二國人民間感情之隔閡及二國通商上之困難，全為日本軍隊種種非法舉動所造成之當然的結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我國代表施肇基駁日本政府對十月二十一日非戰公約各國覆牒第三章上說：「日本政府以為排貨運動違背非戰公約第二條，中國政府深為詫異。如非戰公約可以責備中國人民之拒絕購用日貨，則其必責備一國政府在另一簽字國境內，維持軍隊更不待言，反日情感為日本軍隊駐滿直接自然及不可避免之結果。一旦仇視之原因既除，自然消滅。」

紐約時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訊：十二月十二日美國工業民主聯盟會紐約支會，開會，議決抵制日貨，「如日政府不立時履行對世界所負條約義務並撤退侵略中國領土之軍隊，美人一致對日貨加以排斥。」並有舉行抵制日貨的示威遊行，發布傳單，粘貼標語，高喊口號等猛烈反日運動。

華盛頓二月二十三日大版每日新聞社專電：「現在美國對日經濟封鎖運動

，日益滋蔓，胡佛總統及斯蒂生國務卿連日接到各地方美人，請求實行對日經濟絕交，電報函件，高如山積。」

巴黎十七日路透電：「英國西錫爾爵士在法登載論文，說：『……無論如何，日本用砲火攻擊並佔領中國領土，決不能謂為合法，而日本不俟用調停或公斷之方法，而竟採軍事行為，尤為非法。』」故此若日本繼續侵略……則國聯各會員國皆應一致對違反國聯盟約之國家採外交及經濟上的壓迫。」

我們看上面那些不得已而如此多的引語，就知道如無暴日的無理非法的侵略，決不會有抵制日貨的事情發生；所以暴日侵略是原因，抵制日貨是暴日侵略的當然結果。因之抵制日貨的責任非在中國的人民，而在暴日本身。

因為有「廿一條」不平等條約的日本侵略，所以產生「五九」時期的抵制日貨運動，因為有槍殺工人顧正紅的日人不法侵略行為，所以有「五卅」慘案的抵制日貨運動，因為日本侵略的要求享有德國以前在山東所享有的權利，因之而有「五四」時期的抵制日貨運動。這些都是暴日侵略是原，抵制日貨是果的例

子。

如無九一八的暴行，何來抗日的不購日貨運動？要之，果不非法無理侵略中國，中國的抵制仇貨運動，自然消滅。

(2) 抵制日貨與國聯盟約

此次因「九一八」日本暴行，而產生抵制日貨運動，不但抵制日貨的責任，應當暴日自身負之；而且根據國聯盟約，是有抵制日貨實行與日經濟絕交的義務與權利；所以因九一八日本暴行，而中國實行抵制日貨，且有法律的根據。

國聯盟約第十六條規定：「聯合會會員如有不願本約第十二條第三條，或第十五條所定之規約而仍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為對於所有聯合會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為其他各會員担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禁止其境內居民與破壞盟約國境內居民之各種往來，並阻止破壞盟約國境內居民與其他任何一國為聯合會會員或非聯合會會員境內之居民一切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往來。」這就是說，凡國聯會員對於未經過解決糾紛之國際法庭裁判及行政院報告後三個月之時期即訴諸戰

爭的聯盟國(第十二條)，對於服從判決之糾紛當事國聯盟國(第十三條)，及對於承認糾紛當事國以外之行政院全體一致勸告之糾紛當事國訴諸戰爭的聯盟國(第十五條)，均得實行第十六條的經濟封鎖。

此次中日糾紛日本並未按外交常規與中國進行解決，更未根據盟約十二條之規定，將糾紛提交公斷，或依法律解決，或交行政院審察，又進而以武力佔領中國——服從判決，承認勸告的中國，違反盟約十三條十五條的規定，則中國當然可以援用十六條實行抵制日貨的經濟封鎖的權利與義務。不但此三種情形，中國有自動的予以經濟封鎖的制裁——此種制裁有自由的權利，非須經行政院或大會的決議與勸告——就是根據盟約第十條與第十一條，中國也有自動的對日實行經濟絕交的權利。

就是根據第十條，為外部侵略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之抵抗起見，也得以第十七條同樣方法，同樣內容的經濟封鎖為手段實行之，及根據第十一條為擁護國際和平也得採用經濟封鎖的手段。那末「九一八」事件，日本對華是違反盟

約第十條，第十一條，此係顯明事實，無待言也，則中國當然可以根據第十條，絕交。

屈就既成事態 (Fait Accompli) 的黎頓報告書

鄭井方

黎頓一行團員在杯酒酬酢中，完成了他們的調查工作，他們復以委婉溫存文采，輕描出報告書十章，風範嫵媚，體裁 (Style) 亦佳。

不過我們要檢討這紙報告書，決不能專從牠的表現着眼，我們還得注意牠的理論的體系與立場。第一，牠論滿洲的主權：

「滿洲之為中國之一部本無待證明」(第三章)「現有一大部分地面向為中國領土顯無疑義者，竟為日本武力強奪佔領」(第九章)「現今在彼方耕種之數百萬漢人，竟使滿洲成為關內中國之天然延長，且從種族文化及民國性情各方面言之，東三省之中國化程度，直使其與其隣者之河北山東無異……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將該省等自中國他部割離，日後恐將造成一嚴重難解之問題」(同章)

但是——

「在此部分之內，日本得有非常之權

利，且是項權利限制中國主權之行使至一種程度時，使中日兩國不得不發生衝突，是項權利根據於繼續資茅斯條約而訂立之一九〇五年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一九一五年之條約即所謂二十一條者，以及各種鐵路合同」(第三章)

由於日本得有這種非常權利，所以牠在滿洲的利益是應該承認的：

「承認日本在滿洲之利益：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視之事實，倘某種解決不承認此點，或忽略日本與該地歷史上之關係，亦不能認為適當之解決」(第九章)

日本利益加以承認的條件履行之後，乃由中日兩國政府代表及代表當地人民的代表團合組顧問會議，討論並設立一種特殊制度，以治理東三省，使東三省主權只在名義上歸於中國，這樣問題就告解決了。

按照這一理論體系和立場看來，就

知調查團完全抹殺問題實質，並且有意地隱晦現代國際政治的內在樞軸。日本是怎樣「得有非常權利」的呢？國際資本主義發展到獨占階段，資本輸出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這時為求國外獨占資本與商品的市場，天然取具一種帝國主義的性質。日本輸往東三省的資本，據作者於一九二九年末往返大連與哈爾濱時具體調查，計總值達一，四六八，四〇五，〇〇〇日圓之鉅，投於農林業者計二二，四百萬，鑛業一一，六百萬，電力廠三六，一百萬，工業一〇五，六百萬，運輸六七九，九百萬，銀行六七，二百萬，商業貿易一一七，七百萬，其他各種企業五一，二百萬。日本資本統制了東三省一切外國貿易，主要鐵路，良好煤礦，近代式鐵工廠，榨油廠，紗廠，絲廠，火柴工廠，紙煙公司，以及最大的銀行，自重工業至農產試驗所，鐵路至旅館，自大銀行至農產試驗所，無處沒有日資足跡。日本在滿洲的最大

獨占是南滿鐵路，除鐵路線外，有極大倉庫，工廠，在大連有牠的機車工廠於亞洲占第一位，此外在大連，安東，旅順等處領有山艦隊與港口，在富順，煙台（南滿線旁的煙台）等處有煤礦，在大連，瀋陽，安東等處有瓦斯工廠，各主要城市中其旅館星羅棋布，建築中及保留地域達於五萬五千至六萬畝，其他所有各種建築，醫院，實驗所，試驗館，模範絲廠，釀酒廠，鐵工廠，熔爐製造廠，豆油提煉廠，蘇打作坊等尤不勝枚舉。這一獨占巨頭的資本達於六七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其附業的每年預算收入約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消費約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與南鐵相輔而行的是朝鮮銀行與橫濱正金銀行支行。滿鐵這個獨占組織就是左右日本對滿的一切政策的。滿洲事變初起時的直接原因也可說是由於華資修築鐵路的競爭問題，即以最近來說，滿洲的大宗輸出——大豆——原由松花江下阿木河到海參威出口，封江時（東三省人稱江水於嚴冬冰凍時為封江，封江時期很久，約有四五五月），大豆用重載貨車滑冰而下，至阿木河左岸下卸，

俟開江時再用船輸出，（所運重量甚鉅，以俄秤計達好幾百萬Pood，Pood等於三十六磅）但是現在「滿洲國」實行禁止大豆經由松花江與烏蘇里江的輸出，這完全是因為要把北滿大豆都經由南滿鐵路到大連出口，使大豆多出這筆運費，我們知道「滿洲國」這種政策完全以南滿路利益為依歸，明顯是出於日本的指使，犧牲的全係在東三省種殖大豆的中國農民。（現時吉林一帶農民多種粟，不種穀物，因鴉片值錢。）

金融寡頭使日本帝國主義依據已得條約，再多方謀得更進的有利條約。金融資本的擴展與侵略是沒有懸足時候的狀態，牠與被榨取的民族利益處在兩不並存的狀態，這一點，黎頓他們當然不能給我們明確說出，他們只說日本既得有這種「不容漠視」的「非常權利」，那我們就承認牠的權利，安於既成事態好了。事變初起時，國聯只求不將事變擴大，有時還說說「恢復九一八以前原狀」，現在呢，却明顯說出恢復原狀為不可能，若事態再往下推展時，便只好以新的現象為轉移了。這一點，日本帝國主義是早已看透了，牠一發即不中止，

牠如火如荼地使局面越擴大越好，牠讓國聯只能面面相覷地來對着牠的既成事態！

國聯調查團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不能指出問題的根本因素——金融資本對於「有中國主權的地方」的侵略，他只能為「維持和平」計要中國承認這種事態的合法性，根據這一觀點，牠乃曲曲折折地找出一個使東三省獨立自治的辦法，理由是滿洲「地方政府實具有充分自治性質」。其實這種論據，很早早在去年九月的Far Eastern Review內，就有位Bronson Reed氏主張：

「在現在局勢之下，中國問題只能這樣解決，就是在中國邊境之內建立幾個團結的邦治，滿洲已經形成一個單位了，這事實遲早總要被承認的。無論開洛戈公約或是國際聯盟或任何類似組織，都無法遏止日本。」

是的，中國因特殊的政治糾紛，社會紊亂，中央政府權利薄弱，「使日本所主張之權利與利益受重大影響」，所以「日本急於欲使滿洲與中國政府分離」。這在三月三日調查團赴日皇宴會時，主席石井子爵即這樣說過：「為避免

一國無政府狀態所致和平危機，重新開明國聯盟約，這是非常必要的。」

這種暗示，即所謂保證會員國利益的國聯盟約不適用於政局不安國家，是很受英帝國主義政界擁護的，但是小國却不能不譁然，牠們正如泰晤士報所說：

「牠們一個一個都只把滿洲問題看做一個國家侵略另一個國家的顯然例子

，牠們都不管什麼是中國的特殊局勢。」（三月七日泰晤士報）

國聯負責任的首腦部強國當然不能因小國的疑懼，而改變欺壓小國的方針，不過他們也不能不扭扭捏捏的哄騙一下，如英國外交大臣西門爵士說：

「國聯的第一義務是調解，國聯不能在兩造爭執中給與一種是非判斷，但是牠可以宣言，以重申國聯的根本原

則……」（三月八日泰晤士報）

國聯不能作道德上的判斷，即黎頓報告書也說得很明白：「本調查團之任務，並不在就該案作辯論……僅恃褒貶，不足以達此目的，必須從事於調解之切實努力」。這種切實的努力，比重申述國聯的根本原則，或許還能更「切實地」在既成事態下維護「和平」吧。

一東報告書下的各國態度

孫泗湘

帝國主義國家派來大員調查東北事件之後，漫漫到了今日才降生；而各國又紛紛議論：實在，國聯調查團是宰割殖民地的高明屠手，尤其是李頓爵士和博勞德將軍，一個是統治印度的巨頭，一個是壓迫安南革命的幫手，至於美國的麥考易和意國的柯迪爵士，都是些對於殖民地和小國能征慣戰的好角色。所以在遊幸的調查之下，其最大的任務，便是代表各帝國主義者，觀察觀察中國何處可以投資，何處可以開採，何處可以抗拒日人的擴大統治範圍，並且怎樣才能够制裁中國的反帝國運動，這是的確確的事實，他們並不是和平天

使，而是慣於侵略的怪物，在他們自己想來，報告書公布以後，當然免不掉受當事國家的抨擊，所以在報告書未發表以前，調查團便迎頭聲明：「各國如真舉實行國聯規約之原則其結果必有值得稱贊者也，」這是希望中國在他們的宰割之下，要俯首敬聽，以至引頸受誅，但是鬼頭鬼腦的小日本，是看透了他們的骨髓，絕不像中國的漫無計劃，因此在調查團光臨東京的時候，爲了是棋逢對手，而起尖銳的衝突，不過日本的態度，始終不會軟化，所以在報告書還沒有發表的十月一日的那天，日本軍部便針對了國聯的弱點攻擊，認爲國聯是

有「越權行爲」。我們要問日本爲什麼對於國聯這樣吹毛求疵呢？這是因爲日本看穿了萬富之源的東省，在政治紛亂，天災流行的中國，是不能收復失地了。可是在各帝國主義覬覦的當中，只有互爭統治特權了，而國聯竟在撐着和平使者的招牌，來賣她侵略的毒藥，名利兼得的便宜，日本絕不教他們輕輕的得去。同時還進一步的在九一八週年祭的前三天，在「人民公意」的妙詞之下承認了滿洲偽國，這樣可以用獨立國的名義來抵抗國聯的共同組織政府的大計，希望得到獨佔的允許。

果然，不出暴日的預料？報告書是

措詞語法，全然有失中立態度，其始即懷偏見與惡意。」（東京四日電）爲了要達到他獨佔的目的，於是決意對於報告書加以「縱橫痛擊，使無完膚。」「以後無論費幾許時日，亦不辭與之抗爭。」這是說明了在重分殖民地的今日，帝國主義間的矛盾飛躍的擴大。這是因爲要想解決經濟政治的恐慌，只有這一條路子才能走得通些。雖然。有「倘日本不遵國聯議決，有被逐出於國聯可能」的警告（華盛頓九月廿八日電）但是日本相信在各國經濟恐慌的近年，在行尸走肉的國聯是末有能力來干涉日本，況且逐出國聯，日本更可「不願國聯態度如何，決照既定方針一意孤行了」，（東京四日電日官力發表）因爲國聯的利益，不過是和平而已，欺騙弱小而已。在日本看來，當着政治經濟恐慌日日加速的國家裏，惟有大嚼獨嚙，才是高明政策，尤其是在蘇俄五年計劃宣告成功的時候，和中國革命高潮的時候，並且在張學良鐵路運計劃快要完成的時候，也就是大陸政策發生危機的時候；在假面具底下討生活是沒有用處了，所以退出國聯，「刪除報告書九十

兩章。」是日本必走的路子。

金元帝國主義對於報告書的態度，又是怎樣呢？在我們檢討他的態度以先，須要看清了她的立場，才可以看出她發表言論的動機在那裏。

從第一次大戰以後，美國的勢力由歐洲移向遠東，可是大大的不幸，偏偏遇到了一個歐戰期間的暴發戶，在華北飛躍的發展，這已經給了他一個嚴重的打擊，但是那時的暴發戶在華南的勢力還沒有長足的發展，同時美國的勢力還可以向華北伸足，如飛機的售賣，無線電台的建設，（在哈爾濱），那都是「遠東的商業發展，較任何處爲速，」的顯明例證。（司丁生一日在費城講演）可是在對方看來呢？當然給無法發展的三島以致命的威脅。而不能不積極的謀劃推翻金元帝國主義的在華北的基礎。九一八的砲聲一響，那便是擊響了美國勢力的第一聲喪鐘。這樣以來，就是日美的衝突便白熱化起來了。美國爲了轉變對日的政策，於是要參加國聯，與各帝國共同對日，以謀得「分羹」的餘利，日美在太平洋岸的形勢，就是這樣的一個場合。

美國也知道雖然與國聯共謀對日，不過在各國經濟恐慌正在飛漲的時候，不能夠從日本口裏把東省完全逼出，就是這杯羹之利尙恐不能到嘴，所以在報告書未公布以前，胡佛用「不承認滿洲國」來要脅日本。這樣處置還恐怕不發生效力，於是進一步的作武力上的要脅隊，我們看美國的增兵上海，「太平洋艦隊決留太平洋海岸」（二日世界日報載），那不是明明白白的向日本示威嗎？而日本也絕不示弱，據可靠消息：「駐滬日兵已超過滬戰之數，」固然是「一面爲了壓迫反日反帝的革命勢力，另一面便是和美國的對立。」

好，報告書公布了是美國的「分羹」希望，總算在達到了，他三十年間所主張的機會均等政策實現了，所以司汀生「對於報告書所擬的解決中日爭端之辦法及維護九國公約巴黎公約適用於遠東情勢甚表滿意。……」「建議中國主權的完整事，亦表滿意。」這是因爲九國公約那是欺騙羣衆的護身符，當然對於維護他能繼續欺騙的神通，要表示滿意，至於「中國主權完整，」那是使美國仍然可以在半殖民地的國家，繼續他

的寄生生活。總之美國「誹謗日本」也罷（八日報載），贊成報告書「擬定」也罷，那是日美的爭食，絕不是把完整的主權交給中國，而是從日本的手裏奪到他們的手裏，我們萬不要對他們有什麼幻想啊！

帝國主義在遠東勢力的矛盾，從「九一八」以後，由英日對美的矛盾，一變而為英美對日的矛盾，這因為在「九一八」以前，是英美爭奪太平洋霸權的時候，英國看到在遠東海軍勢力的微弱，故爾在一九二八年拉攏了日本以對付美國。及至「九一八」以後呢？無論是英是美，都成了滿蒙政策下的棄婦。不管你是鐵路，銀行，築港的投資事業，一概在飛機炸彈之下，失掉了壟斷的神通，這便是在報告書公布之後，英國表示「督促麥克唐納……使英美合作，而得到日本尊重之路線，」的最大原因，不過英日的矛盾，和美日的矛盾比較起來，因為利害關係有差別，而矛盾也要差池一點。主要的矛盾是對於半殖民地

——中國呢！我們看得出來，當報告書擺在世人的眼前以後，英國馬上在共理東省的騙局之下，便供出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口供來：「日本之駐軍滿洲，猶如英國在印度境內之駐兵也，」她為什麼要這樣說法呢？第一因為他若不給日本說勝子話，日本也將煽動印度的革命去作加憲的掣肘。（因日本供給印度革命黨以經濟也。）第二因為：「調查團確知中國民衆之情感為排日，日本將蒙巨害。」而同時更知道民衆反帝運動，也為英國的巨害。第三就是顧念舊緣，和想在日本統治下的東省，討一些特殊便宜了。

巴黎二日電：「對於李頓爵士關於中日持平論斷頗盛稱之。」在前面已經說過，報告書是分割東省的信條，法國既是贊成報告書當然便是贊成共管東省。這因為法國在東省的投資，比英美次焉者也。可是按報告書的規定，却比「九一八」以前還有發展的機會，所以對於國聯「頗盛稱之」，對於日本呢，

為了一個是侵略東北的怪物，一個是進取西南的妖精，既是同路人，又沒有利益的衝突，更都是進攻赤俄的開路先鋒，在這種條件之下，只有取得相當的諒解了。

利益的衝突，才是爭辯的導火線。在報告書公布的以前以後，日美英法是如何的爭吵，但是最終的目的，也祇是爲了討些便宜罷了。德意兩國因爲在遠東的勢力，不過是強弩之末。所以對於報告書的態度，也只有取「聽之而已」的態度。至於德國的比較起勁些的原因，那因爲他在大戰敗後的這幾年，嘗盡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剝削滋味，而今見到他們又來宰割弱大的中國，於是用他經驗途上觀點，透穿報告書的効力，「未必有裨於遠東方面的嚴重問題。」並且更看成「此乃國聯又一卑污及無價值之公文」。意國呢？調查團員既有遣派，在華的利益當可分得一點，但也不是不得了的特權，所以淡淡如水的「亦未加批評。」

報告書發表後日本的狂吠

日本的蠻橫誰都知道他們的武力強

佔東北是絕對的蠻橫的表現，想大家已

經見過了，而且有的已經嚐受過了，也

張寄野

不用我再來作無味的敘述本至於他們的言論，當然是要掩飾也掩飾不住的他們暴行的假話，所以無論是在那方面，是對那件事，都是一樣，總是脫不掉他們的蠻橫氣。

果然，在負有解決中日問題的重大使命的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後，他們便像瘋狂了似的怒吼着，認識不足，無理，錯覺，癡人的說夢，簡單的旅行記，一類冷諷熱嘲的批評，真正如像他們自己所謂「癡人說夢」的嚷個不休，而尤其是他們的軍部（陸軍省），他們軍部首次發表聲明說：「一定按照我們的既定的原來方針進行」，這直把報告書完全的否認了，又曾說：「報告書直等於零」，對調查團的委員長又說：「調查團本來應當使國聯的威權向上去調查，但像上面的報告，對於黎頓的人格很可懷疑」，這又把調查團的首領謾罵了，開閣議時有些人說：「國際聯盟如採用不公正的報告書，則斷然退出國聯，我國政府單獨按向既定的方針進行」，其餘如永井拓相岡田海相也極力的攻擊調查團的認識不足，而且朝日新聞的論說又評為誤陷於「無視現實」，至於其他

如日日報知等報也都加以痛烈的評論，而視為錯覺，曲辯，認識不足的報告，並且有的反駁為誇大妄想，一方又主張如何的開展，日本應立即退出國聯，其餘各政黨和貴族院都以談話式發表聲明，詰難調查團的無理解，至於外務省，更不必說，也是和軍部一樣的蠻橫，一切一切無處不暴露他們的橫暴。

一、陸軍省的狂暴

陸軍省是再蠻橫也沒有了，在一日下午，外務省把黎頓的報告書原稿送到陸軍省去，陸軍省由新聞班長本間大佐，青木中佐，矢萩少佐和以下新聞班員十餘人參集而開始檢討報告書的內容，檢討的結果，蠻性橫發，認為報告書認識不足，且將加以狂評，於二日下午九時遂發下列的意見：

「調查團直到今天才完結了報告書的勞苦，那個報告書的概要已經通覽一遍，在軍部不僅對於從來屢向中外聲明的主張，認為無須再加怎樣的變更，就是將來詳細的檢討以後，也是一樣，我們希望且確信國聯得列國能漸次理解日本的正當的主張」

又在三日上午九時，陸軍省當局的主要人物協議的結果，認為報告書的內容，意外的和他們所期的相反，這正是調查團對日本軍事行動的認識不是和偏向中國的態度，對於這點決不能容認，所以軍部無論如何決按既定的方針辯明報告書所誤解的由自衛權而發動的日本軍事行動，同時如忽視帝國的立場，決然退出國聯，而且又認為只有這澈底的非擊國聯纔能救帝國的立場，於是對於侮報告書認識不足說：

「一、關於炸壞鐵路問題，雖然不能否認在現場所有的證據，足以做為自衛手段的假說，但在斷定日方的軍事行動的非法，及不敘述九一八以前的情勢等觀點上，足以表示是應知歐洲大戰，係由於塞爾維亞的槍聲而勃發的歐洲人，未免有點過於認識不足。

二、報告書的內容謂：滿洲的獨立，不是出於滿洲人自己的心意，而認是日本懷有某種野心，這乃是由於接受中國方面所投的一千五百餘封信，所述的情形，所以他們既不了解中國的國民性，而仍向國際會

議提示，這很難認得是調查團的負責行爲。

三，關於滿洲的將來委任國際憲兵來維持有德法合併般大的滿洲地方治安，實在是難以實行的空想。

四，報告書雖然尚未明認爲日本的行動與國際聯盟盟約，九國條約，和非戰公約相抵觸，但却暗指抵觸的行在那點，要之，它所給與的印象已經比他所想最壞的時候更不利，日本對於國際臨時大會，應以不辭退出國際的決心，來注視國際的行動。」

二，外務省的變換

外務省的意見也是同陸軍省一樣的狂妄，首次對黎頓頓報告書發表意見說：

「調查團的使命，本來在調查中國的實情，而他的態度，居然如把握着解決問題的關鍵，並且中國的抵止日貨又認爲無妨，在第六章又說新國家和民意無關，乃是日本一手造成，且由日本參謀本部指導獨立運動等點決不能放過，必澈底的反駁，再第五章敘述上海事變也太簡單，並在第四章以因爲鐵路被破壞的軍事行動，超過自衛權這點，乃是

由於調查團的認識不足：」

至於對報告書內容的批評僅一，二，三，七，八各章，很少爭論，對第六章則極力評駁，他們以爲第六章似有強烈的偏見，所以減少了全部的價值，又以爲報告書的主要的批評，只限於滿洲一隅，對於中國和遠東的全局則很少注意，認爲調查團如果正當的了解了在國際議決案的規定的職權範圍，一定不應把第九第十兩章寫進去，至於其他對報告書的主要批評有：

「一，第八章中稱述日本主張在滿洲佔有特殊的地位與九國條約不合。

二，第四章認爲去年九一八夜間鐵道被轟炸不足爲軍事行動與自衛的理由等等。

據當時發言人說，日本政府的意見，以爲當場者乃是能斷定採取何種需要最適宜的人，所以調查團的結論不能接受，惟調查團無意指爲侵略者尚令人滿意。

三，關於第六章，調查團似重視中國方面所提的證據，對於日滿的證據都不採用。

四，調查團在滿洲僅兩星期，時間太短，並且因爲當時滿洲國將待成立，一切事件都很紛亂，況此後調查團，在北平很久，有意或無意一定受張學良意見的影響。」

當時發言人又對於第九第十兩章說，「第九第十兩章包括全部結論，並且應當申明，日本對於滿洲爭端的解決，絕不許第三者參加，且不贊同承認現在的滿洲國改自治區域的建議，又報告書對於滿洲的建議，如使東三省由國際共管，很可以利用中國與列強的關係，但中日絕無談判的餘地，那個發言人又說報告書沒有不利中國的地方，但不利於日本的地方却很多，又說，日本政府決強烈的否認，滿洲國的獨立運動係受日本參謀本部的援助和煽動，最後又說，日本將發表宣言專駁斥並修正第口第口章裏事實與理想的錯誤。」

三，政府的強詞與意見書

日本政府對於報告書的意見大抵是這樣：認爲報告書的內容，對日本有利六分，對中國有利四分，但有的部分過於感情作用，也有的部分故意誇大事實無論如何對這點一定要澈底的批評，例

如在滿洲的歷史的敘述，對英，美，法等國的殖民地，常認為當然而實行的政治運動，但對於日本在滿洲所取的態度，視為不當的地方很多，在外務省可以舉出具體的實例以便和列國的殖民地比較並斷然的反駁，再報告書的結論不能不全然的否認，尤其是報告書裏面的否認將來日本在滿洲的駐兵權，這暴露了調查團是怎樣的不認識日本在滿洲的歷史的特殊性，和滿洲治安的現狀，這該由陸軍省特別的加以反駁。

日本政府對於黎頓報告書，已經是極烈反駁，究竟成不成理由，很是一個疑問，不過因了野心的遇阻，蠻氣始終沉不下去，所以又有所謂政府的意見書。

日本政府的意見書，政府已經委陸軍省和外務省組織聯合委員會編製，預定六個星期內提交國聯，打算把第九第十兩章作為烏有，將立於僅兩週的滿洲調查故國調不近事實的而加以反駁，並且已經規定出意見書的方針，示給陸軍省與外務省，使陸軍省與外務省有所根據，它規定的方針是：

「一，調查團的權限在去年十二月

十日國聯理事會議決，對於國聯大會沒有法律的拘束力，僅僅是提供參考材料，希望國聯大會要順應新事態作最後的解決，而不為報告書所述。

二，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第八各章，因為是敘述事實，大體還沒有什麼，但第四，第五，及第六章則斷不能容認。

三，第九第十兩章的結論，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的日本政府，不能再加任何考慮，因為否認滿洲國自主，而另設國際共管的非武裝區域，實在是日本政府所不能容認的。

四，日本政府自己並沒有挑起退出國聯之類的一些壞的事態的意思，而國聯若像那樣的認識不足，則日本必將表明與國聯斷決關係，而向遠東問題自主，單獨解決方策的路上進行。

四，政府意見方針決定後的陸軍省

政府意見書的方針決定後經閣議的結果，決定另組織聯合委員會起草，而

以外務省，參謀本部第二部，陸軍省務局為中心，從三日起陸軍，外務都分頭着手製作。

在陸軍省以為如果依照報告書結論的第九，第十兩章去解決問題，徒使事態越發的擴大糾紛與混亂，並且以為報告書的不承認「九一八」日本軍事行動是自衛權，不但是對日本認識不足，且有意侮日軍為越權行動，所以反駁着脫：

「一，日本的軍事行動不是早日的計劃。

二，太重信中所說的東北軍在九月六日以後嚴禁王以哲等部與日軍構釁的話，

三，太信王以哲部毫未抵抗日軍。

以後又反駁報告書中敘述的嫩江與昂昂溪戰鬪的原因，現在簡略的敘述如下：

一，馬占山對關東軍的要求覆辭，且於聲言不擊日軍後，竟對修理江橋的日軍射擊。

二，日軍雖要求馬占山讓黑省主席於張海鵬而與報告書所述者不同。

上面曾說，陸軍省與外務省按着政府的方針自己單獨去起草，然後再在聯合委員會討論，於是六日的下午在參謀本部召集永田少將，山岡大佐和其他委員協議起草對黎頓報告書的意見書的根本方針，預備七日和外務省討論，協議的結果是：

「一、抹殺報告書第九第十兩章的結論

二、認為滿洲獨立承認滿洲國是解決滿洲問題的唯一方法。

三、堅強的主張中國不是完全的國家。

四、中日間發生糾紛的根源在中國

的排日與侮日行爲。

五、關東軍的軍事行動純屬發動於自衛。

六、澈底的反駁把日僑個人行動和日本國家行動，日本政府行動視同一律。」

外務省也是從三日起開始起草對報告書的意見書，以爲報告書如從文章上看自然是『稀有之名文』不過裏面的措

辭完全失了中立態度在起初就含不良的偏見所以必需沈痛的攻擊。

起草政府意見書的外務省委員會五日下午六時在外務次官官邸開第一次會議出席的有：有田次官，松島，武富，谷，松田各局長，白鳥情報部長，守島亞細亞第一課長，三浦第二課長，柳井第三課長，並吉田大使，松岡洋右及鹽澤，去澤兩書記，討論的結果是：

「一、對於報告書裏謬的陳述，特意記出正確的事實而加以反駁。

二、對於軍事行動不正當的敘述由軍部當局在意見書內，提出詳細的反証。

三、勿視報告書第七第十兩章的解決勸告。

四、按照事實，堅強的表明，滿洲國的獨立，乃是基於滿洲國民自己意思的純粹的獨立。

五、指摘中國內政的不統一，故滿洲的獨立是必然的，使國聯靜視今

的情形。」

六、聯合委員會

聯合委員會的根本態度，已經由軍部方面的軍事局軍事課的須崎中佐，原

中佐，參謀本部方面的武藤中佐，大木戶中佐，及外務省當局決定，今簡略的寫下：一、已有，印度自治問題曾無視西門所提的報告的先例，故黎頓報告書也可無視，二、報告書是起草於日本承認滿洲國以前，所以有要求再調的必要。

聯合委員會是由陸軍省，參謀本部，外務省三部組成，預定出席的委員在外務省方面，爲松岡洋右，有田次官，吉田大使，松田條約，谷亞細亞，松島歐美，武富通商，及白鳥，平上兩部長，在參謀本部方面，爲永田第二部長，松本歐美課長，酒井中輦課長，武藤中佐，在陸軍省方面，爲山岡軍務局長，山下軍事課長，鈴木，原爾軍事課員，本間新聞班長，職田新聞班員，

在七日午後六時，在外務次官官邸開第一次聯合會議，外務方面，陸軍方面，參謀本部方面，還有海軍方面都有委員出席議定結果：

「一、日本政府決定照從來向內外所聲明本意奮鬥到底。

二、應保持大國的體度，日本政府雖已懷有退出國聯的決心，但不得已時，暫不實行。

三、使各國人諒解世界上無論任何國家，如處於日本的地位，再根據世界和平與遠東和平的理想，加以考慮，便知日本現在所採的手段，乃唯一的方法，」

七、軍閥的橫野

(一) 荒木 荒木在閣議席上說：「報告書完全由於認識不足，實不過一簡單的旅行記：」四日晚又發表談話說：「報告書僅可為一種參考的材料，不足重視，因報告書第八章以前……大部陷於誤認這種誤認若不澈底的反駁，恐怕要引起世界各國的誤解……因為調查團對事變發生的原因及歷史關係與中國的國民性完全沒有探求，但滿洲方面的形勢，近來已因日本的承認滿洲國而解決，所以國聯若採取這種報告，不過是更使問題擴大糾紛罷了……但國聯既然對於歐洲的德法，法意間的關係無法解決，而又打算創一個理想制度，作為解決滿洲問題的準繩，使各國牽入，

則將使滿洲和從前的土耳其相同，而成為巴爾幹第二，況且滿洲的治安，如果要依國際憲兵維持，則和使滿洲成為上海第二一樣……若再作惡意的觀察，那個報告書是歐美干涉亞洲各國的先驅」

(二) 武藤 武藤大使對報告書發表意見說：重要的問題依然認識錯誤……其實我們的行動在國際性或國際慣例上並未違反……

……報告書認為滿洲的獨立運動，是受日方的策使，這種毫無根據的獨斷，不能不說是舊軍閥或舊軍閥時代享有不正當的特權的榨取階級所迷惑……滿洲國的獨立使日本負責乃是大大錯特錯……

總之，滿洲國三月一日基於民意成立，日本帝國於九月十五日承認乃儼然之事實絕不能變更……

(三) 本庄 本庄繁謁見荒木說：「從事件發生直到滿洲國成立，本人曾在滿洲，報告書對於滿洲國成立的自治

指導部完全誤會，不知報告書究竟根據什麼而曲解得這樣……」

八、民政黨的狂妄宣言

一、黎頓報告書的缺乏理解，實在使人驚異，因為中國的中央政府，已經沒有統制滿洲的實力，而滿洲軍成了胡匪和赤化運動的發源地，而黎頓等委員却主張無統制能力者居主權者地位，這更足以使滿洲國內的國際方面成爲戰亂的地方

二、調查團提議撤退滿洲的中日軍隊，而以具有國際的政治的特別憲兵維持，然一〇五〇〇〇〇方英里廣大的滿洲的秩序，使憲兵維持，直是紙上空論，又說，滿洲諸權由中國中央政府掌握，在無力的中國中央政府之下，而行自治政治，實在是大錯，滿洲秩序的維持，乃是現在的要務，如依列國聘請顧問的主張，乃是增加國際紛擾的機會，而東西和平陷於危境……日本是斷不能盲從調查團的無理結論…… (完)

介紹並略評國內對報告書底幾個重要批判

(一) 總說

舉世矚目之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已

於本月二日在世界各大都市同時公布。此委婉周詳的妙文，遂掀起國際輿論底

軒然大波。各國底利害關係，既未能一致，則其觀點，自亦不能不相異。是以

紹君

「仁者見仁」，論斷各殊，但歐美列強，除德義外，大都表示相當滿意。至於日本，則以侵略國的資格，為本問題直接關係人，其觀點自又與各國不同。況報告書會揭穿其侵略行為，曝露出偽國成立底內幕，一掃其年來所嘔嘔不休據以欺世之煙幕彈；而該書底建議部分，又不唯「維護」「牽就」得不到家，且直欲將其一手包辦之「奇貨」，公諸同好；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乃朝野一致，表示失望，與憤怒；斥其為「認識不足與矛盾」，名之曰「痴人說夢」，指摘其「越權行為」，並堅持「刪除九十兩章」，為對此報告書「加以無完膚的痛擊」，乃「分頭着手製作意見書」，甚至即「需要數年間的抗爭，亦所不辭」。真所謂「老羞變怒」索性「變幹」起來了。

返觀國內，除政府底意見，尚在考慮，我們無從得知外，各大報紙大都有扼要的批判；而各界聞人，亦頗不乏表示意見者。唯因立場底不同，而立論遂亦各異其趣。或則謂報告書「欲以國際之複雜的關係，附以日本所造成之既成事實，代替中國之收回東三省失地；所

謂兩國爭議之審查，兩國根本利益之調和，不過掩蔽廬山真面之外交修辭」。(申報) 或則對報告書「感覺滿意」認為「頗屬公允」。(胡適) 或又「深覺其眼光遠大」！能「謀滿洲問題底解決」，且可「進而籌中日兩國永久關係而解決之方法」。(張君勱) 而張軍光等通電又斥報告書「無異國際共管的哀的美頓書」。真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若歸納起來，實不外下列三派：

一 根本反對說：此派可以胡漢民為代表。胡氏認報告書「為絕不必要」，且「內容矛盾不一而足」，如「國聯採取，不啻自行宣告破產」。持此說者，計有中國博愛學會等十五團體，江蘇省各縣民衆救國聯合會，全國民衆救國聯合會，張軍光等一千二百十四人，北平世界日報，谷鍾秀，馮玉祥，李烈鈞等及西南黨政要人。但分析較詳批判亦較具體者，當推世界日報。

二 完成贊成說：據筆者所知，持此說者，現僅有張君勱一人。蔣夢麟先生雖對「調查團立論之困難」加以諒解，但也不過是本其「希望他

人，不必過奢，亦不應過奢」的見解，而僅僅加以「諒解」而已；並不是根本贊成。就是滿意報告書而連「組織特別制度治理東三省」的辦法，也不憚拿「集中自治制」去解釋而加以贊成的胡適博士，豈有一個「唯一反對之點」——顧問會議張先生亦有「曲高和寡」之感否？

三 贊否兼有說：持此說者，大都對於報告書底報告部分，表示滿意；而對其建議部分，則認為頗欠公允。此派可以大公報為代表。該報五日社論中這樣說道：「報告書雖於是非方面，表現公正，而其建議之內容，殊不盡與公道之原則相合」。如顏惠慶，張學良，孫科，顧維鈞，胡適之，湯爾和，及天津益世報，北平晨報，中央日報，上海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等俱可歸入這一範疇。

我們且較深入地看看上列各派底意見吧。

(二) 根本反對說

世界日報四日社論中，對報告書備

極不滿，認為『報告書中，於日本之體面』「權益」，其苦心維護之意，實已異常深至』。並指摘該報告書率由『偏頗之見地』，代暴日『洗刷』罪惡。於是，乃列舉報告書底報告部分，對於中國不利的敘述；如所謂『因有國民黨之勢力，遂更引入一種極力反對外國勢力之不規則色彩』。及『日本因中國流行之情形，所遭受損失，自較他國更鉅』。及第七章所述之『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絕交運動，直接援助，應負責任』等語，該報認為：『上所稱引，實與『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政府及其軍閥，者所向外宣傳者；謂中國為無組織，謂中國政府領導排斥，違詞命意，若合符節』。因此，『報告書之於暴日，不可謂不已盡恭順之能事』。但尤使該報引為『痛心疾首』者，為報告書中，完全容認日本所強稱之『滿洲特權』，並斷定東北事變為一『特殊問題』。因為這將事實底真實原因掩沒以盡，遂代日本將侵略『罪惡』，洗刷無餘。至於該報對於報告書底建議部分，尤表反對，甚至不願做分析的批判，而僅指其辦法為『……公然將與法德同等廣大之版圖，

變相獨立，使其脫離中國本部，而美其名曰『自治』』。認為『中國民衆，苟一日尚未盡為日人誅夷淨盡，則必不能接受此種『喪權奪地』之建議』。由此可知該報對報告書底反對態度，是如何地堅決了。

但世界日報對於調查團底解決辦法，還僅認為是使東三省，變相獨立，而給他一個『自治』的美名。江蘇省各縣民衆救國聯合會通電却更進而指摘『……調查團一方袒護暴日之侵略，一方又不欲暴日之完全成功，而將以國際合作之力量，來相周旋；是直非愛莫能助，而更欲平分春色……』。全國民衆救國聯合會通電認報告書底建議為：『以國際共管，借箸代籌』。上海中國博愛學會中華學生救國會等十五團體通電直斥報告書為：『無異國際共管文』。張軍光沈祖儒等一千二百十四人通電中亦稱：『報告書……實無異國際共管的哀的門帳書』。諸如上舉各說，要皆認為報告書底建議，實不外欲以『國際共管』來解決中日糾紛，將中國置於帝國主義列強共同宰割之下，而實行所謂『平分春色』。馮玉祥氏所以把報告書認做是

『完全代表列強對於次殖民地的所謂公理，與正義』的，恐怕也就是這個意思。

總之，對報告書持根本反對態度的論者，都認為報告書底報告部分，掩蔽了事實底真相，而將事變底責任，輕輕轉嫁到中國身上了。至其建議，不唯將薄弱中國統治權的作用，有損領土及主權之完整，亦且直為『國際共管』，所以我們亟應堅決反對，不再依賴國聯，而當前的途徑，只有『自決自救』，『武力收回失地』。

但這種報告書的根本反對態度是否應當呢？即在目前的情勢下，我們應否根本反對報告書？讓我們稍為檢討一下吧。

這裏，得附帶聲明一下。讀者不要誤會我是對報告書雙手贊成，將『忻然接受』；其實，我也是不滿意報告書的一個。不過，我想當日本舉國若狂地在痛擊報告書的現在，我們可以也應該利用牠來做外交戰的工具；況報告書曾證明『如九一八晚日方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之辦法』，『現在之政權，不能認為由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拋却這樣明確有力的敘述

，掩沒報告書所予日本的裁判，筆者不敢認爲得計。不消說，國聯是帝國主義

列強壓迫弱小的機關，而調查團又受命於國聯，其報告書自不能有違帝國主義底利益而爲我吐氣；事實上，其所條陳的辦法，如設置特別自治區，實尤有損害我國底主權及領土底完整；但我們若竟因此而根本反對，則蘇俄現在之對日一再退讓，亦將爲不可饒恕的錯誤；而李維諾先之出席粉飾和平的日內瓦軍縮會議，也就毫無意義了。即如胡漢民所說『進而否認有所謂滿洲政府底存在，及所謂滿洲國境底存在』。又有什嗎用處呢？所謂滿洲政府及國境，能因這單純的否認，而消滅嗎？談到對日宣戰，武力收回失地，我們首先就得考慮我們現在的國防，軍備，及一切準備，能否一戰；上海事變已最雄辯地給以否定的答覆。此次事變，雖表現了我們底民族精神，但同時還給了我們一紙屈服的協定和無量數的物質損失呢。國家豈可『孤注一擲』！政治尤忌感情用事。所以，我們對於這一派底用意，雖十二分同情，但對其拘泥於理論的原則，忽視事實的現實，實未敢苟同，而不能不認其

爲感情底俘虜。

(三) 完全贊成說

據報載，張君勳先生對於往訪記者發表其對報告書的意見道：『調查團報告書，余已詳細審閱，深覺其眼光遠大；對於日本，不但謀滿洲問題的解決，且進而籌中日兩國永久關係而解決之方法。看！我們的張先生，對報告書，是如何地躊躇滿意，既『深覺其眼光遠大』，且佩服其『進而籌中日兩國永久關係而解決之方法』。他接着說道：『日本在東省之軍隊，則主張撤退，而代以特別憲兵。經濟權益，則主張『門戶開放』。一方要求中國停止抵貨運動，日本在中國經營之工商業，亦得和平方法促進之……該團所提解決東北問題之方式，極似以英國與愛爾蘭自由邦間之關係爲藍本，所不同者，愛爾蘭之陸海軍，係歸英國統制，而東北祇能以特別憲兵代之而已。』

張先生曾否『詳細審閱』報告書，我們不得而知，但僅就他這簡單的談話，實不能不驚訝其偉大的膚淺。在他，調查團所建議的『滿洲自治區』與我國底關係，和愛爾蘭自由邦與英國底關係

，只有一點不同，即在『滿洲自治區』中，特別憲兵代替了歸我國統制的陸海軍。是這樣嗎？我不能不懷疑我們的玄學家，又在以其『唯心』的頭腦，歪曲（如非誤解）報告書這個『認識對景』了。調查團明白承認：滿洲爲中國底領土，而現在的『偽政權』，又不爲一般民衆所歡迎。然滿洲之須自治，是因其在會日人占領呢？還是因爲各方底利益？調查團答道：然也。滿洲已被佔領，故『如僅恢復舊狀，並非解決辦法』。『其餘列強對中日爭議，均有重大利益，亟應維持』。所以『應照顧問會議所提辦法，組織特別制度治理東三省』。但爲『實現其足禦外侮之安全起見』，還須將其他一切武裝實力，包括中國方面『掃數撤退』，而以『由外國教練官之協助』而組成『特別憲兵』代之。我國底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已盡被破壞了嗎？所謂顧問會議，特別制度，特別憲兵，不就是國際共管嗎？『滿洲自治區』與我國底關係，那一點能够和愛爾蘭自由邦與英國的關係相比擬呢？張先生你忒混了，李頓並未曾以後者爲藍本。我們既明白了這一點，就可知張君

勘底這種完全贊成說，是如何地罪過了。我國以「力」底問題，不能武力收回失地，但現實的嚴重性，却不急待解決；於是，我們不能不忍辱負重，根據報告書底原則，部分承認，部分反對，進行談判。這不是因為調查團底辦法良好，而是現實的威力不容我們不這樣做。但如其我們不僅「忍辱」還要「負重」，不甘于永遠屈服，而將於這暫時的屈服之下，準備實力，徐圖雪復，那麼，我們就應該向民衆揭破報告書的假面，指出其國際共管的實質，我們願在全國民衆極度緊張奮慨之下，暫時地屈服於帝國主義者底面前。讓她們高興去吧，民氣不死，當終有「痛飲黃龍」之一日。這是我們目前所應採取且也是唯一可能的途徑。但張先生告訴我們些什麼呢？報告書可完全滿意，調查團眼光遠大，這不僅要我們連那破壞領土及主權完整的幾點，全行接受，還要消滅我們的敵愾；你真太「缺德」了。不怕有「妖言惑衆」獻媚敵國的嫌疑嗎？

(四) 贊否兼有說

大公報三日社論中，對報告書底報告部分，頗表滿意；這樣寫道：「報告

書中，有充分表示該團之公正精神者，如証明九一八事變出於日方之精密計畫，及偽獨立運動由日本參謀部之援助指揮」。所以，「報告書本身，業已爲重大之貢獻，此無他，即証明日本爲侵略國也」。(同報四日社論)上海申報於論「調查團報告書之價值」時，也認爲「此種公正態度，使吾人對於調查團，不得不佩服其目光之銳利與態度之確當」。真的，報告書確認：「九一八晚日方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爲合法自衛之辦法」。「滿洲國之政權，不能認爲真正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就事論事，不爲日方之虛偽宣傳所蒙蔽，態度的爲確當，立論允稱公正。大公報記者乃更深覺「就李頓及諸委員言，甘於犯一國之怒，而揭開事實，宣諸世界，其忠於職務之精神，及主張公道之勇氣，殊足令世界人類讚佩」，但調查團委員諸公，是否一如該報所觀察，而會一貫地保持「其忠於職務之精神，及主張公道之勇氣」呢？否，顏惠慶博士於歡迎李頓報告書底發表聲明中，這樣說道：「倘調查團評斷日本開拓疆土政策之發展，及日本本部之危機，一如該國評

斷中國之民族主義及中國之紛亂情形，則中日爭端之真實原因，自必更爲明晰」。是調查團委員諸公，因未曾太「忠於其職務」，亦未敢一貫其「主張公道之精神」，對於日本「開拓疆土之政策，及其本部之危機」，仍有怯於言，而致「中日爭端之真實原因」底報告，還欠「明晰」。南京中央日報關於這一點，曾於四日社論中，有銳利的批判。該報認爲：關於報告書底報告部分，有應辯白者二；即報告書確認「中國之排外宣傳，爲本案發生之一」。及斷定「中國政府對於有組織之抵貨運動，未曾充分制止，且予以直接援助」。該報對於前者，以強調駁斥道：「無論如何，在兩個國家敵對情形之下，中國之對付手段，實不能稱爲排外行爲」。對於後者，更以憤慨的語調抗辯道：「調查團對於日本侵佔吾領土之戰爭行爲，尙不繩以責任，獨對於吾之經濟抵制運動，加以「責任」二字，在法律上，道德上，事實上，均不得稱爲公允」。北平晨報六日社論中，也以銳利的筆鋒寫道：「今調查團如此敘述，無異事變責任，中日兩方俱應負責；且調查團於委婉之中

，表示『單獨對於某一國之貿易，實行有組織之抵制』，非國際法所允許……經濟抵制對抗武力侵略，本非充分有效之方法，若此亦不許使用，則吾民族，舍延頸就戮外，豈有自存之道』。故申報乃『對於調查團之審查，嘆其認識不足』。由此可知，對報告書持贊否兼有的態度的論者，即對其報告部分，亦持贊否兼有的態度。這是對的，調查團於『審查中日爭議之原因』時，却必欲於『擾亂中日兩國和平所繫之諒解』等方面，強求材料，乃追述中日舊有的爭執，敘述日人之經濟利益及華入底經濟絕交，宜其掩蔽事實真相，而陷於認識不足呵！

談到調查團所條陳的解決辦法。上舉論者，就大都持顯明的反對態度，只『否』而不『贊』了。即如顏惠慶博士，於論及該團解決辦法之原則，及對國聯理事會關於其義務之建議時，亦對於此案底公道正義，關係各方面底條約基本權利，及三大國際工具，均被放棄於從屬地位，而一任所謂『形勢之實在性』占優越地位一層，頗表遺憾。上海新聞報於三日社論中，對該國底建議，尤表

不滿，並抗議道：『東北乃中國土地，日軍之行動，完全為侵略行為？今所謂雙方均須得利益，是否認侵略者，亦有應得之權利到手』？大公報亦以該團主張恢復原狀之不宜，為『牽就日軍侵佔後，所造成之現狀，建議作薄弱中國統治權之解決』；而深為遺憾。申報則直斥報告書為『欲以國際複雜關係，附以日本造成之既存事實，代替中國之收回東三省失地；所謂兩國爭議之審查，兩國根本利益之調和，不過掩蔽廬山真面之外交修辭耳』。北平晨報更進而主張：『……事變責任既然在日，舍恢復原狀外，無第二途徑可取。今調查團竟認定恢復原狀為不可能，則在此種前提之下，任何原則與建議，皆非吾人所能忍受』。這種說法，若當做對報告書本身之理論的檢討來看，自無可非議。但若與所謂『今日』的問題一相接觸，便顯示出其『超現實』的性質。這種主張實與上面所述的根本反對論者，犯了同樣的錯誤。

不過，對報告書持贊否兼有態度的論者，能顧及理論與事實的，也頗不乏人，如張學良氏底表示，及顧維鈞公使

底談話，即其最好的代表，天津益世報更本此態度，提出較為具體的主張，謹介紹於左：

該報五日社論『為政府借箸一籌』道：『政府應發表宣言，向世界聲明，對調查團報告書，除應修正的幾點外，大部分認為滿意。並願根據第九章所舉各原則，以解決滿洲問題』。該報並接着提出可以接受及不能接受的辦法如下：

1. 顧問會議，有損我國主權完整的原則，不能接受。
2. 東三省政治制度可以改革。在這條中，並應附帶包括下列三點：
 - (甲) 滿洲偽國必須取消。
 - (乙) 行政制度及官吏，可不恢復舊狀；但中國對滿洲的主權，非恢復舊狀不可。
 - (丙) 可以接受聘用外國顧問的原則；但顧問底人數，人選及職權等，中國政府有絕對自由支配的全權，不受任何干涉。
3. 在中日中俄成立不侵犯條約後，中日可以同時撤退在滿軍隊。東北警憲，可以聘用外國教練官協助組

織，但此項教練官之人數，人選及職權等，中國有絕對自由支配的全權，不受任何干涉。

4. 可與日本成立新條約關係，並在不損害主權與獨立，不違背九國公約兩條件下。對日在滿一切利益，亦可相當讓步。

5. 關於新條約底成立，可與日本直接

今後我們應有的外交政策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已經發表了，讀了的人各因自己的立場與主觀而有各不同的感想與見解，近幾日來在各種報紙雜誌上我們讀到的够多了。

大家的論調有認為滿意的，有認為不滿意的，滿意的認為當屬公正，不滿意的認為國聯忘了它自己所以成立的因素與它所朝夕提倡口口聲聲擁護的是什麼了。這些皆有見地，還有一種可笑的是以為報告書能如此已屬難能可貴，以為以國聯的立場能如此已是不畏艱難盡了十二分的忠實了。這種對國聯的諒解，真使我們不得不欽佩他們的仁厚寬大，果真這種仁厚寬大的態度再移向日本一下，也許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發展到最

交涉。如日方同意，亦可請中立觀察員協助。遇有不克同意之爭議，可提交國聯設法解決。

該報上條各原則，筆者認為：大體上尚無可非議，不過對於該報一句也不會提到，應向民衆宣佈不能這樣做的苦衷，及揭穿帝國主義列強之謀我，是如何地辛艱，不能不引為遺憾。

高峰不得不向中國作侵略的澎湃而諒解，會將內地十八省再送給日本！

乾脆說：國聯調查團的工作根本即未能引起我們的注意。日本認為是一種「旅行團」，在我們祇認為是一種「跑龍套」不值得引起我們的興趣。

我們也來對報告書裝模作樣的批評一下，又是我們祇能給它一句，這是一本存在圖書館裏，為後世研究東北問題而用的材料，在近一世紀或許尚無人到了圖書館去翻閱它一下。

日本早已看透了報告書內的建議，所以趕着報告書已經作完尚未送到國聯的時期先將「滿洲國」的承認發表了。各國還在裝腔作勢的批評日本此着為不

拉雜寫來，不覺已超過了預定的分量；但就上面這簡單的介紹與檢討。我們對於國內對報告書底批判一般，及我們應取的途徑，當已有個概括的認識，唯國聯將開會，倭奴已確定對策，甚望國人亟起輿策政府，使勿再行因循苟延，泄沓自誤！則幸甚焉。

支道二

聰明，可是在我們看來那正是一拳打向列強的心窩裏去，列強有痛不好意思說出來還裝着說她這一拳打錯了。

那種自治領土的建議也須站在統治階級的偉人們會認為滿意而可行，可是老百姓們絕不敢承認的，東北三千萬的民衆也絕不敢承認，並且也不希望這種丟了祖宗而仰仗列強的鼻息的非臚非馬的自治。

這種建議非為日本，自然也非為中國，實際是為幾個列強假借着以操縱世界的魔鬼的國聯而打算的。與其說是為中日糾紛而設法調解，勿寧說是為帝國主義的利益打算的國聯在遠東新劃一個勢力範圍圈。

在此是世界公認的一塊寶藏地帶，日本得了可以左右了全世界，列強早已懷有良心自不容它來禁樹獨享。中國近年來開發東北一日千里，且又是世界極大的一個國家，中國的崛起更可使世界不安。更有一個為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所時刻不能忘懷的蘇俄，在東北也有相當的勢力，若是東北赤化了，白色帝國主義的左臂不啻被其割掉了。中國，日本，蘇俄任何一國佔有東北，西方帝國主義所組成的國聯看起來自然皆不如一個由國聯監督或掌管的自治領土了。

事實是很明顯的，擺在我們的眼前，是應當很透切的明瞭了國聯給我們的幫忙究竟能到什麼的一個程度了。自然的道理，人家的幫助終沒有自己幫助自己的十分周到，何況其間還參雜着交錯的複雜的利害關係的國際呢！更何況這關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衝突，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反抗日益尖銳的今日且這種情況又皆彙集的中國所請求的呢！

我們的還不是如前的一樣的失望！難道說我們再去忍耐麼，再消極的歎一口氣退一步的再給國聯或九國公約再要的把戲一個兩個機會麼？那是夢境，那是沒有出息的民族的卑鄙希望，那簡直是我們民族滅亡的朕兆！

說響亮些，各國不願意日本吞有東北而強大起來，難道說各國就願意中國之復興麼！畏懼獅子是須比較畏懼一個狼更加利害！中國如指望藉國聯來將列強拉了同站在與日本正面衝突的地位，那祇是中國人的聰明，列強任是如何蠢是不會被中國利用的！

我們不是說在今日的中國祇有即刻出兵收復失地外沒有其他的可使用的可老慮的方法。一國的外交的重要，正不亞於鎗炮的偉大，自來善於運用外交的，常能將國家的地位提高起來，轉過來說：凡是一個強國沒有不善運外交的。最近的例子，如勢將瓦解的土耳其與壓迫重重的蘇俄終能排除萬難一躍成強，皆借重於外交的力量很大。

中國之利用國聯以至九國公約非戰公約，我們也認是一定的策略，不過我們利用的目的若仍是想着以數千年來

「以夷制夷」的策略為目的，那便是根本的錯誤了。日俄戰爭未開始以前，日俄的衝突日漸到了尖銳化的時候，日俄在世界各處也先開始了外交戰，結果，日本獲勝了，先後與英美締結了密約，又是人家並未會想着嚇使着英美去為自己與俄國開戰。假如當初日本不自極積努力籌備與俄一決的實力，也如我們今天一樣祇在述冤哀號，大概俄國的艦隊早已駐屯在日本海了。

一年來外交形勢，已是很明顯的將國際間的衝突與東北問題的關係昭示給我們了。法國是不會在平空的得罪日本的，它在中國北部沒有與日本衝突的任何經濟的政治的勢力，它在歐洲有它時刻提防心吊膽的仇敵的德國，又有與它的資本主義直接衝突的蘇俄，意大利又是它的的一個在歐洲大陸爭奪大陸霸權的強手，英國也不見得與它十分親近，刁猾不過的老紳士時而親德以抑之，時而親意以對之，終究生不了它的數世紀以來的因襲的聯合一與國以制一大陸的外交政策，所以法國是不會再與一個素無恩怨的日本再對峙起來的。至於對遠東問題對中無特別的好感對日亦無惡感，

可是日本是個強國，一則不合算得罪它，二則日本在東方與俄對峙，又以增加它們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勢力，三則來與日本友好且可增加它在歐洲的優勢。

英國是一個最滑頭不過的外交老手，它在遠東雖有很重要的利益，不過也被中國的一味依賴的劣政策制着了，要它來領導着與日本衝突，它是絕對不出此的，英國的炮祇有當燒了它的商船的時候纔會開，我們祇須看看上海中日大戰的時候，英國是何等的焦躁與不安，便可以一眼看進刁猾的老紳士的心坎裏去了。

美國因為太平洋霸權與遠東商務的關係對日本的侵佔東北因與已身切膚利害較重而不得不注意。美日衝突，近幾年來已經是日見短兵相接了，因為東北問題，其衝突的程度因而更加危險。美國固然是企圖制止了日本在東北的政治發展，可是在國際步驟不協調的今日美國也不願為人家去犧牲使歐洲坐收漁人之利，幾次的美國要求英國擁護它們的政策，而英國皆模稜含糊，美國因之也

就不敢斷然打明它們的旗幟，可見當此國際各自猜疑的今日，美國給我們的幫忙亦僅於此。

國際的形勢已經充分的告訴我們若是我們一味的依賴着國聯來為我們出氣是不可能了，即是我們現在說是讓我們來打頭陣由各國殿後軍，恐怕大概都是辦不到。我們敢絕對的相信，各國非等到中日精疲力竭是不會來參加的。東北問題醞釀着世界第二次大戰的種子，明眼人是早已見到的，這次的驚天動地的大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為各列強的短視而就誤了而養成了的形勢，到現在已日見發展，終必到了大錯已經鑄成欲待消滅已不可能的明天，各國方能醒悟。

時在今日我們以為我們的外交政策應當是這樣的兩個路線：

(一) 利用國聯九國公約非戰公約
甲，使日本孤立 縱各國不能取直接的行動以制止日本，各國也不可予日本以外交的或物質的援助。

乙，使世界明瞭日本之橫暴而同

情於我。

丙，使各國諒解我國將來的最後手段而予以種種的援助。

(一) 聯合世界各小國家——無論在國聯與否——使與我站在同一戰線，在國聯與幾列強形成對等之均勢，在世界各處形成一種聯合的對推殘人道與正義的反抗。

概括起來說：是我們利用國聯九國公約非戰公約期在外交方面獲得勝利並企圖列強將來給我們物質的援助，若是離開這種目標我們相信假如日本不是瘋狂了將列國皆激怒了列國是不會為我們來開頭炮的。

我們堅決的相信，我國的外交祇有走這兩個路線，方能求出我們民族的出路。今日中央的委曲求全，我們固不能評為毫無意義，也須因為內部充實的籌備不得不藉外交的延宕來利用時間，若竟不是如此，而一味的在依賴國聯，國聯不成再賴九國公約，那結果便不堪設想了。

報告書公佈後中國民衆應取之態度

岳喬

(一) 引言

滿洲問題，自從提交國聯之後，總是延遲又延遲地沒有什麼鮮明的表示。本來，在九月三十日和十月二十四日兩個決議案等於零了以後，就應當援用國聯盟約第十六條來制裁暴日，才是國聯的正當辦法，殊國聯竟不出此而東支西吾地敷衍衍直延到十二月十日才議決了指派調查團的辦法，要「到當地調查一切影響中日兩國友誼之事件」；於是，我們以爲日人的暴行和東省案件應由日帝國主義者負責的真相，能够由國聯調查團耳聞目覩以後轉報國聯，而國聯就能够根據報告書作有效的制裁，所以，我們忍着鉅大的創痛以待國聯調查團的東來。

望穿秋水，從去年的十二月十日以後直到今年的三月十四日，才發見了調查團的足跡踏上了我國的土地，那時，我們是如何的欣幸！是如何的歡迎！因爲他們——調查團是解決東省案件的專使，公理的衛士，和平的福星；的確的，在當時我們對於調查團太熱烈了！希

望他有公正的態度太熱烈了！以後雖說調查團在中國境內徒作遷延歲月的勾當，雖說日帝國主義者當着調查團的前面仍繼續不斷的向我們壓迫，雖說我們反抗的情緒緊張到幾乎遏止不了；然而，我們仍然貫徹我們的政府的意旨，姑無論感情怎樣衝動，都要鎮靜地守着秩序，以待國聯調查團的使命完成之後再講。

遷延復遷延，使焦灼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的我們，真是度日如年，望調查團之完成使命簡直如農夫之望歲！但，萬不料調查團之東來，除開促成了日本之承認所謂「滿洲國」而外，另一方面也不過爲帝國主義者的本身利益對這一塊肥肉視察視察而已。所以優哉遊哉地直等到「九一八」的第一週年快到了，才把內容空泛，見解偏頗的所謂報告書完成。關於這，我們不但對國際聯盟會根本絕望，而且足以使我們清爽爽地認清了帝國主義者之其所以爲帝國主義者。

在這兒，我們對報告書有仔細觀察

和指出謬點之必要。

(二) 專論報告書

在報告書第一章第一段裏面：「今日之中國……政治上之波瀾，內戰，社會及經濟上之不安，以及其相繼而生之中央政府之脆弱，均係爲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之特殊現象，凡此種種情形，均是使彼與中國發生接觸之各國蒙受不利之影響……」這一篇話，看來簡直說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後，與中國發生接觸之各國，不知道在中國吃了多大的虧。而中國二十年來之擾亂現象，也好像完全是中國人的不爭氣。其實從辛亥革命以後，國際帝國主義者常常利用中國的混亂而攫取利益，因之幫助這一個軍閥去攻擊那一個軍閥，教唆這一派系的首領去和那一派系爲難；他們——國際帝國主義者才從中銷售殺人的利器，借與重利的款項，拍買中國的利益；並且還有某閥某系上台以後的曖昧的報酬；這是昭著的事實。二十年來國際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經濟，政治，軍事諸勢力，只有「日漸增高」這一句話才是以說明

。並不適如該報告書所說有大不得了的「蒙受不利之影響」的許多事實，雖說有時在帝國主義者本身故意呼天搶地捏造出一些事實來的話。這一點在調查團並未認清，而却把「九一八」事變的責任加在中國人身上的意思隱隱埋伏在這裏。

報告書第一章第三段：「……蓋共黨問題之在中國，實為一較大之問題，與國家改造之問題，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自然，共黨問題在中國實在是一個大的問題，但我們絕不願意調查團給我們一些專重剿共而忽略禦侮的暗示。正維其中國共黨狀況之特殊，愈使我們容易明白那不是偶然的事，那是由許多壓力蒼萃所構成的現象。

報告書第一章第五段：「……良以一國國民，既有國家統一之覺悟，則當然具有一種對外解放之願望，但在中國，則於此種願望之外，因有國民黨之勢力，遂更引入一種極力反對外國勢力之不規則的色彩……中國前於華盛頓會議時，即早已踏入以國際合作解決中國困難之途徑，果克遵循此途，繼續邁進，則自華會以來之十年中，中國殆早已可

有具體之進步，惟不幸因排外宣傳之熱烈，遂頓使進步遲滯，其中如經濟抵制，及將排外宣傳導入學校兩事，進行太猛，遂以造成本案發生之特殊空氣。」本此以觀，則調查團對中國人之自覺自治，是表示極端否認的。而對於中國人之不受資本主義所感染，也是非常表示遺憾的；我們於國際共管的呼聲下覺悟起來以自謀生存，這正是我們的必要行為，而調查團竟拿來作為「九一八」案的原因，這不是太偏重帝國主義者的立場了嗎？我們又接着看第六段，就知調查團是在替誰說話：「日本為中國最近之隣邦，且為其最大之顧客，其因中國流行之情形所遭逢之損害，自較其他之各國為鉅……」調查團好像只知道日本在中國有許多次數的侵略沒有成功，便以為是「遭逢損害」，而對於日本在中國的許多不當利得，各經濟之握重權，土地之佔領，軍事之敷布，政治之干與；便一概抹煞，這究竟是什麼存心呢？

第二章第一段：「……東三省為一廣大膏沃區域，四十年前，幾未開闢，迄今人口仍形稀少，對於解決中日人

口過剩問題，極佔重要位置，河北山東兩省之貧民，移殖於東三省者以數百萬計，日本則將其工業品及資本輸入滿洲，以換取食料及原料，若無日本之活動，滿洲不能引誘並吸收如此鉅額人民，若無中國農民及工人之源源而往，滿洲亦不能如此迅速發展……」調查團在此把東三省的發展，看作日本的力量和中國是相等的了。姑無論東三省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孕育在中國的文化當中，而其發展的時候。尤以滿清入關以後為最；中國內地人民之向東省移殖，並非各報告書所云有「日本之活動」，然後被「引誘」與「吸收」，中國內地人民之能移殖於東省，一面是因東省之天然富庶的吸力，一面是一個民族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下自然的展開；正和中華民族由黃河流域而發展到長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其他力所能及的地方是一樣。假使日本不將其工業品及資本輸入東省，則中國人民也有力量把東省開發得至少和河北山東不相上下，就以「中國農民及工人之源源而往」而論，則我們更可以證明東省是完全發展於中國人的手中；日帝國主義者除了在東省吮吸我們的

勞苦農工同胞的脂膏而外，還要宣發奪主嗎？

第二章第六段：「……加以蘇維埃政府態度，對於中國民族希望與以猛烈的興奮，日本或將認蘇維埃政府將擁護中國恢復主權之奮鬥此種發展，使日本對於俄國舊有之憂慮，又復發生，北滿邊境外進入危險之可能，常使日本不能忘懷，北方共產學說及南方國民黨反日宣傳或相聯絡，益使日本渴望在兩者之間，介以一與兩者不生關係之滿洲，……」這完全是調查團暗示日本不要把東省放鬆，不要讓中國行使主權，抑制中國的革命勢力的發展：本來，一個國家既有了一個革命政府，為什麼不應當使革命的宣傳遍於所有的領土以內？而尤其是對於積年壓迫我們的日帝國主義者，為什麼不應當有一種抵抗的宣傳，使帝國主義者猛省？調查團在這兒故意把蘇俄南下的勢力說得非常嚴重，而給日本以永久佔領東省的決心。

該報告書第三章，論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中日關於滿洲之爭執」，全篇措詞命意，不但未將中國對東省的主權，闡明詳盡，只空洞地說：「

近二十五年來滿洲與其餘中國部分關鍵益密……滿洲之為中國之一部，本無待證明」，而且在這裏面還可以搜出調查團已認滿洲為中日以同等權力相爭的獨立區的成分，他——調查團除了只驚異於「一個國家在隣國領土內竟能享受如此廣大之經濟及行政權利」而外，並不對於日本在中國之許多不當利得作理由充分的解釋。

報告書第四章，敘述「九一八」事變的情形，已足以證明「九一八」事變，係日方抱有一種精密預備之計劃，那麼，更可以知道日帝國主義者純粹是侵略的野心的暴露，中日親善的假面具的撕毀；而所有一切事變以後的節節進逼，更足以使調查團明瞭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怎樣的野蠻。但調查團不但不詳述日本在東省之暴行，而公然「并未將此項做定——或以為彼等之行爲，係出於自衛，予以擯斥」。又本章第八段裏說：「……其中會詳敘在東省各地之混戰，此項戰地，大率仍為中國正式軍隊及非正式軍隊所佔有……」調查團在這兒好像說明了中國還有不少的武力在東省和日本對抗，其實，這是最顯而易見的事

：因有日帝國主義者之積極壓迫，才有和免急反噬一樣的自衛行爲產生；所謂正式軍隊，不過在形式上可以謂之曰正式，而其實早已不為中國政府所援助而自動的變成民衆的武力了。所謂非正式軍，則純粹是不願受日帝國主義者的利用或脅迫的工農羣衆，自動的組織起來，一有敵人來侵犯的時候，便不恤與他血肉相搏，這才真正是一種自衛的行爲；并非如報告書之所謂「混戰」。

在報告書第六章敘述「滿洲國」各節，我們認為調查團尚能以本身職責忠實敘述。「滿洲國」之為日帝國主義者一手造成，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本無待調查團之多方証明。不過有調查團給國聯一種直接的報告，使國聯知道「九一八」責任之所屬，與所謂「滿洲國」之內容概況；而予吾人以盼望國聯作公正裁判之充分希望。那麼，所謂「滿洲國」或將於此種情形下而歸於消滅。但我們頂希望國聯不要忽視下面的文字：「……可知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滿洲國未聞有獨立之運動……」（報告書第六章二段）「……利用某某等華人之名義及行動，又利用不滿以前政府之少數

居民。」（同章第四段）「……日本參謀部……對於獨立運動之組織者，予以援助及指揮。」（同章第五段）「……『滿洲國』之構成，雖有若干助成份子，但其最有力之兩種份子，厥為日本軍隊之在場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若無此二者，則，『新國』決不能成立也。」（同章第六段）「……之現在之政權，不能認為由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同章第七段）『至於該政府其各部名義上之領袖，雖係住居滿洲之中國人，但其重要之政治行政權，則仍操諸日本官吏及日人顧問之手……稍有自主行動之能力者，已漸受脅迫，遵照日本當局意旨行事……同時『滿洲國』管轄下之鐵路，又委託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代行管理……」（同章第九段）『少數團體間或有擁護『滿洲國』者，但一般華人均異其趣，所謂『滿洲國政府』者，在當地華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同章第十段）

支配之機關，厥為國民黨，調查團之意見，以為中國政府因未曾充分制止此種舉動，且對於經濟絕交運動並曾予以某種直接援助之故，應負責任……」調查團在這一點上面並未看清經濟絕交運動，究竟是出於民衆之自覺，或國民黨之支配；究竟是否有政府之援助，不難以事實證明。我們只須不忘記中國人民因對日經濟絕交運動而為黨政府所嫉視，甚或以極嚴厲的方法來制裁，如對經濟絕交運動向黨政府請願之學生及民衆代表，予以逮捕或槍殺，雷厲風行之取締血魂除奸團等事；在在足以證明中國黨政府之向日本獻媚。而經濟絕交運動純粹是我們的自覺行為。況且我們這一種自覺的行為不是無緣無故而是開始於日帝國主義者對我們實施總攻擊以後，正為報告書所謂『中國人民在不出國家法律範圍之條件下其個人拒絕購買日貨，或以一個人行動或團體行動宣傳此項意見之權，』根本為任何人所不能予以否認。而調查團尚謂中國政府未曾充分制止此種舉動，正不知還要『充分』到什麼程度！莫不還要中國政府通令民衆一律服用日貨才得謂之曰『充

分』嗎？

在報告書第八章裏面，調查團似乎議論我們太抱閉關主義，所以他說：『……門戶開放之原則，不獨就法律觀點上言，即就實際觀點言，要均必須維持……』這也是調查團沒有根據事實的錯誤。須知我們之反對帝國主義者，係因其壓迫過甚，過分的吮吸我們的脂膏而使我們日就衰頹的緣故；其實，我們對於門戶開放之原則，有什麼沒有維持的事實在？

至於調查團所建議的『自治政府行政長官得指派相當數額之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民應佔一重要之比例，』『行政長官得就國聯行政院所提名單中指派國籍不同之外籍人員二名監督警察及稅收機關，』『指派一外國人為東三省中央銀行之總顧問。』『設立公斷法院，』『設一中日鐵路聯合委員會，並加聘外國顧問，』『設立公斷法庭』等，都是把東省看得異常特殊，和他所說『滿洲之中國化』未免矛盾！所以我們頂希望解決東省問題不要踏入了國際共管的情況當中。

三 結論

於此，我們已經認清了調查團所具的態度，他完全是用的在帝國主義者的立場那一種眼光來觀察這一樁案件；微論行屍走肉的國際聯盟會沒有力量把中日糾紛解決清楚，說他能够根據調查

報告書影響下之國聯前途與中國遠景

耗去數十萬現金而取來代價的調查

團報告書，如今已同時公佈于全世界，惹起世界各國的朝野各派之批判，特別是日美兩國輿論界批判得最激烈，我國人士也都有所議論，政府方面直至今日還未有充分之表示，使我們民衆非常的遺憾和驚異，因為國家對於報告書事前嚴守秘密而毫末得知其內容，到了突然發表之後，政府方面又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我們民衆真不知道堂堂政府，究竟對於報告書之態度若何？

政府至到今日也不發表對於報告書之最後手段，究竟是完全接受呢，還是完全拒絕呢，抑是半接受半拒絕？從民衆的立場上說來，對於報告書前七章，關於歷史事實的概括之敘述，大體上說起來還是可以的，至于第九章關於解決的原則及條件，首先反對恢復原狀，因

團的報告書來解決東省問題，也只能夠達到帝國主義者滿足慾望的程度；預料這一箇解決不特不能給我們許多好處而必將我們的許多的固有的權益予以剝奪，所以在此，我們表示對國際聯盟會的

爲若果恢復原狀，就是說，恢復九一八事變前之東北局面，那當然使調查團的根本主張不能實現——國際共管東北——因此，調查團在主張解決問題的原則時，首先反對恢復東北九一八以前之原狀，就這一點上看起來，便可知調查團之用意所在了。

在調查團的主張上，也不贊成「維持滿洲國」這是因爲什麼呢？因爲：（一）違反國際義務的原則，（二）妨害中日兩國之間的好感，（三）違反中國的利益，（四）不顧滿洲人民的志願，（五）這種辦法能維持日本之利益幾久，尙是疑問。在這報告書中又對於日本給了些帝國主義衝突的忠告，他們忠告日本說，無論在法律上，或在事實上，將東北三省分割出來，勢必造成一個嚴重的「領土恢復」的問題，使中國人民

全部絕望！而必須淬勵奮發以自謀拯救！總要用我們本身的力量來解除我們本身的痛苦！

致遠

永遠仇視，並且因此使抵制日貨運動，或更激烈，這是從經濟方面忠告日本。我們仔細想想；日本帝國主義者到了現在，還怕抵制日貨運動嗎？她已佔到東三省之地盤，又有許多市場，怕什麼領土恢復問題，調查團這種忠告，等子對牛彈琴！

調查團諸位先生又反對日本佔領滿洲爲鞏固國防的錯誤論調，他們說；無期限的武力佔據滿洲，勢必担負財政上的重担，是不是抵禦外患最有效的方法呢？假定這一方面有抵抗外患之必要，四面八方都有叛亂的民衆，後面又有敵視的中國，日本的軍隊是不是能受重大之脅迫呢？這一切都是疑問的……這又從軍事方面忠告日本，荒木等之謬論，豈此忠告可以勸得的！據最近得到日本軍閥之意見，是；（一）帝國政府決

爲貫徹從來向內外各方面聲明之初志，奮闘到底。(二)當保持大國之襟度，而不訴諸姑息手段。惟帝國政府雖已懷抱退出國聯之決意，但非至不獲已時，暫緩實行。(三)使各國民諒解世界上無論任何國家，若置于與日本相同之立場，而根據維持世界和平與極東和平之理想，加以熟慮，則當知日本舍採現有手段之外，別無他道。

由以上數條決議看來，認定日本根本上不承認調查團報告書爲滿意，並且還要退出國聯與中國採取直接交涉辦法。她並且認定舍採現有手段之外，別無他道，這分明是說她侵略中國領土是理由的。據日滿秘密各條所載，內容如下：

第一條 日本爲滿洲之監理國，對該國負指導保護及開拓富源之責，日本在滿不僅有集中其事實之權利，對於滿洲國有無限之特權，該國須絕對服從日本指導，日本亦秉持公正，俾該國樂以從命。

第二條 滿洲國須採用君主制，廢除共和制。

第三條 滿洲國皇帝在國內有無上之威權，但爲便利行使皇權起見，須日本之監督。

第四條 爲達上述目的起見，滿洲國皇帝須有適當兵力。

第五條 滿洲國政體及一切組織，須以日本爲模範，不但政府機關須仿效日本，即民間風俗習慣，亦務求與日本相同。

第六條 滿洲之中國人民尙未明尊皇之義，滿洲國皇帝須保持尊嚴，以期博得人民之信仰，

第七條 滿洲國如有制定憲法必要時，亦須採照日本憲法

第十二條 中國與俄國爲滿洲國之兩大勁敵，故該國國防，須日本代管，該國外交亦由日本代辦。

第十三條 滿洲國內之軍隊，須具有實力，又須聽從皇帝之指導，但因有日本軍隊爲其後盾，故皇帝無須多擁重兵，一旦有事，即可請日本援助，日本將以在滿洲國所獲得之權利保護之，以維其秩序。

第十四條 鐵路須歸南滿鐵道會社管理，新造鐵路須與日本合作。

第十七條 軍事機關須選聘日本軍官爲軍事教育與訓練之指導，此等軍官之推薦與解除，悉由日本負責處理之。

由上面十七條中可以知見日本帝國主義從去年九一八直到今日，不但在軍事上確實佔領東三省，並且在政治和經濟上也打下了強有力的基礎，因爲牠看清了國際的環境，不爲國際聯盟的空洞決議案所威脅，有自己統一集中的侵略計劃，所以在一年來的短時期中，已經能够使東三省淪亡成了第二朝鮮。

據日本外務省與軍部聯合會對於報告書討論之結果：(一)抹殺報告書第九第十兩章之結論。(二)認滿洲之獨立及其承認，爲解決滿洲問題之唯一方法。(三)強調的主張中國非屬完全之國家。(四)中國之排日每日行爲，爲中日間發生糾紛之根源。故若不解決此事，則國聯所採其他強制手段，將歸無效。(五)關東軍之軍事行動，顯屬發動其自衛權。(六)澈底的抨擊其故將

日僑個人行動，與日本國家及日本當局行動，視同一律。很明白地，日本就不接受報告書，特別是九十兩章之結論。

報告書第九章之結論，提出來適當解決的條件十條。(1)顧全中日兩國的利益。(2)顧到蘇俄的利益。(3)遵守現行的多方面的各種條約(國際盟約，巴黎公約，九國條約)。(4)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利益。(5)日本在滿洲之權利與利益，乃不容漠視之事實，倘某種解決不承認此點，或忽略日本與該地歷史之關係，亦不能認為適當之解決。(6)建立中日兩國之間的新的條約關係。(7)籌設解決將來糾紛的有效辦法。(8)滿洲政府之改組，應於無背於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之範圍內，使其享有自治權，以求適合於三省之地方情形與特性，新民政機關之組織與行為，務須具備好政府之要件。(9)內部的秩序與對外的安全「境內的秩序應由一種有效的地方憲警維持，對外患的安全則有兩途：憲警以外的武裝軍隊一概撤退，並且由關係各國相互訂立不侵犯的條約。(9)鼓勵中日兩國之間經濟上的攜手。(10)中國建設事業上的合作。

這十個解決條件，從表面上看來，對於中國之利益莫大，在文字中間，完全沒有提到其他國家一字一句，而在實際上，都是包含了國際共管之深意。我們當然主張取消「滿洲國」，並且更贊成「恢復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及行政的完整」，然而我門却反對國際共管。本來，保存東三省領土完整之主張，完全是美國人竭力贊助的，可是，美國人並不是要主張把東三省領土完整的交還中國，而是一切要聽命於國聯之所為，美國之主張就是國際共管的原則之基礎。我們根本反對滿洲自治，雖然在報告書中關於滿洲自治下，中央政府保留下列的權限：(1)一般的條約及外交關係之權(除特別規定外)；(2)管轄海關，郵政，鹽務所之權(或於可能範圍內，有管轄印花稅及煙酒稅行政之權)；(3)依照中國政府宣言所規定的程序，任命東三省政府行政長官之權，——至少第一次應當如此。此項官吏出缺時，或以同樣方法補充，或以東三省內的某種選舉方法補充。(4)東三省自治政府管轄下之事項有關於中央政府所訂國際協定之執行者，中央政府有權訓令東

三省長官執行之。(5)議定的其他權限，除了這五項列舉的權限之外，一切其他權限均屬於東三省自治政府，在這自治區域內並應籌畫某種代表民意的機關。

這五項名存實亡的東三省中央政府之權限，我們是反對的。不過我們從表面上說，若果在國際聯盟中，各國能使日本承認這種提議，那末中國在國際聯盟中的地位第一步成了功，然後再做更進一步的要求。然而在這個幻想中，很是危機的。因為：(1)日本根本不接受；(2)國聯無誠意幫助中國；(3)中國沒有勇氣反對國聯。現在不久即到十一月國聯開會之期，我們如今還不決定態度，將來若之何呢？

在國際方面對於報告書大體都是滿意，因為報告書未公佈之前，各關係國早就討論了數十百次，發表之後當然要同意的。很明白地，到了十一月國聯大會之時，除了日本反對之外，其他各國都很同意，但是日本一票之反對，便可以使三斗血之報告書，完全歸於無效。而日本定要退出國聯，這樣，國際局面便會急轉直下，由此看出來中國之遠景。

自九一八事變之後，國際局面是另一樣了。英，日，法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美，德，俄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由此我們可以想到世界二次大戰之戰線，是怎樣的了。英國因為歷年和日本有同盟的關係，數次同盟數次聯盟，然而終歸於英日關係是一致的。法國是這次九一八事變的主動者，法國因為投資道勝銀行資本太多，所以鼓動日本實行軍事行動，她希望得到承認法國在東三省之投資代價，不惜借款於滿洲國，更不惜欲承認滿洲國，俄和日本之行動及主張是一致的，因此，構成了英，法，日三國聯合的戰線。美國在滿洲的利益和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完全是相反的，因此，假面慈悲的美帝國主義處處反對日本，未必處處替中國出力。在這種情形之下，美俄很有結合的可能。

美國對日本的態度，雖然他們是包含得有許多複雜的矛盾（如在中國努力範圍的分配等問題），但英國因為第一要戰勝其世襲的敵人——蘇聯——，第二要戰勝其當前的勁敵——美國，第三要想維持其在亞洲的統治地位這種種的原故，終於使英國不得不置身於日本

方面。所以我們可以說日法英對於中國所採取的政策——分割中國的政策，實沒有什麼不同的。

美國在世界的分割上，是比其他的帝國主義來得較為遲緩，所以它對於中國所採取的政策，是在建立一個領土完整的獨立的中國。它想以這種政策，打破英法日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正行建設的基礎，然後以其優越的經濟和政治的勢力，戰勝其在中國的競爭者，形成它對於中國的獨斷。美國在北美所取得的勝利，即為這一政策的明證。

最後，蘇聯對中國所採取的政策，完全是在另一條戰線上進行，然而美俄的關係，比起來很有合作之可能。美俄兩國，為世界上領土極大，人口極多，富力極足的國家。這兩國的結合，足以控制世界而決定其命運，勢必引起其他國家的反響。尤其是英國，決不肯袖手旁觀。她為保護印度，和其他東方的屬地起見，斷不能任蘇俄的政治勢力加以擴張；同時在經濟方面，英美的競爭最為激烈，美國的勢力擴大，也是英所大忌。是故美俄的結合如果成功，英國勢必倡議一個對壘的組織。由此說推論

之，在俄的結合的威脅之下，日俄衝突問題，漸漸趨于次要，英日或將恢復同盟。試觀在洛桑會議後，英法一致對美的態度，已很顯明了。最近英國召集倫敦五國會議，討論德國要求軍備平等問題，意大利表示極欲參加，而法國則對之提出新案，認為德國之要求係屬于軍縮會議真正範圍之內，德國雖然退出，但此事應由日內瓦討論之。然而軍縮會議之召集，或趨于暗淡之途，德國之要求當然日趨于束之高閣之例，不論如何，英，日，法的外交政策終久是一致的，就是軍縮會議召集起來，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蘇聯對日本之關係，日形和緩，因為蘇聯對於日美戰爭認定不久便要發生，因而日俄戰爭不能起來了。茲據莫斯科真理報社評中對於調團報告書之論調說：「調查團工作之遲緩，與報告書，之久而不提出，使日本得不俟干涉而實現其政策，同時南京政府及國民黨，亦將籍口于靜待調查，以掩其賣國行為。該報告書表面承認中國主權，實際竟建議使滿洲脫離中國，變為殖民地，而立于一列強共管之下。又謂凡帝國主義各國享

有權利及利益之地方，即可變為殖民地，凡外兵槍鋒所及，即使之立于國際共管之下，該報告書承認日本之特殊權利及利益，不限于滿洲，而遠及內蒙熱河。同時提出其他帝國主義各國之特殊權利及利益，建議中日訂約，無異使滿洲熱河等地經濟重地位，歸屬中國，又加以保障。……又建議國際合作改造中國內部，協助南京政府鎮壓蘇維埃革命，使國際共管遍及全國，利用南京政府使全中國成為帝國主義治下之殖民地。……總之，該報告書係帝國主義各國為解決中國問題自覓共同立足點之辦法，而

各國意見紛歧，故此辦法，難以奏效，非戰不足以決之云云。軍縮會議召集之次數愈多，則世界大戰之到來，更為迅速，從多方研究之，日美戰爭，英國海軍從數萬哩奔來，且多在熱帶戰爭，其持久之性，更為困難。

十一月之國聯大會開幕時，便是各國最爭持之日，也就是分裂之信號。若果日本因為中日解決辦法之不正當，憤而退出國聯，國聯對於日本也是無法的，紙好解體國聯，從事于戰爭去。若果中國不依賴國聯，而採取獨立行動，當然國聯也是無能為力。總而言之，調查

團報告書之最末一章，完全是對國聯的建議，也可以說，是向各國送秋波，希望把前九章在國聯大會中，完完全全通過，國際共管之理想，于焉實現。中國最光明之前途，便是在今日，我們全國起來反對國聯大會中討論九十兩章之建議。一方面我們努力幫助東北義勇軍，做最後的決死戰，另一方面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帝國主義的分庭機關，前途是絕望了，各國和平共居生活，也到了末路，報告書之建議，形同廢紙，我們只有走行動代言詞之一途，才可解決問題。

敢質于政府者

痛非

當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始，舉國若狂，認為日人得寸進尺，遂求無厭，國人咸欲與暴日作一最後周旋，政府大可利用激蕩民氣，立刻決定對日政策，打破以前各方面之不能諒解，集合朝野，有識之士，團結禦侮。凡在可能範圍內對禦侮能舉辦之事，可儘量辦理，即如於短期間或某種困難情形之下不克立即舉辦者，亦應縝密籌劃，以期終觀厥成，此為抗日應有之步驟。不圖我政府於同仇敵愾之時，置民意於弗顧，揚言政府決不辜負人民，籌有長期禦侮之方案。輾轉經年，吾政府長期禦侮之方案，但終未見實行，坐看經濟中心之上海被暴日炮毀，東北禦侮之同胞血肉橫飛，吾不知政府將作何感想耶！所謂吾政府所採取之長期方案，厥惟國聯是賴。惟時至今日，吾政府亦應知國聯之不可倚靠，對民眾亦不能再用訴諸國聯之口頭禪應付矣！亟應縝密考慮何國為吾友，何國為吾敵利用世界目前政治經濟之錯綜，友我者與以便利，敵我者當以全民族與之周旋。今者時機已至，各國之合縱連橫，勾心鬪角，已成公然之事實，國際軍縮會議此次不能接受德國軍備平等之提案，亦等於失其效用，國聯不能處理巴波中日之事件，其運命當與之偕亡。但我政府不但不能利用目前之時機，而反各挾私見，互相攻訐，中央負有重責之要人，時而通電鳴高，時而深居養晦，究不知其居心何在耶？